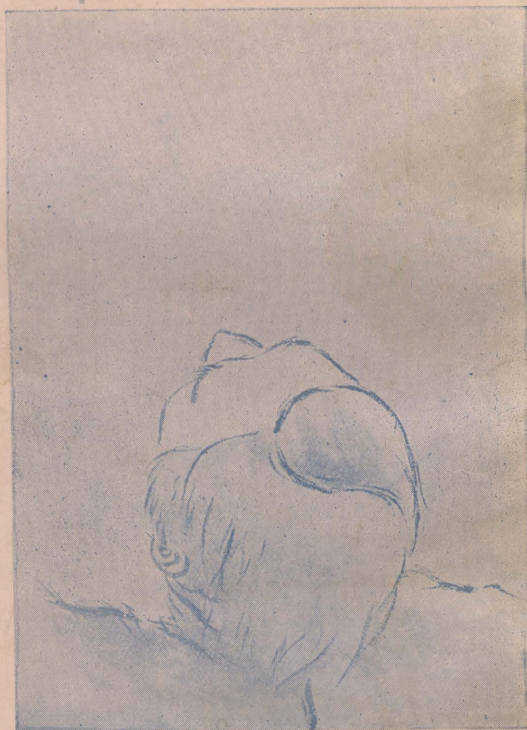


絕
俗
樓
我
輩
語

白
采
遺
著



我的虛空半一看仰(描自)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3 0737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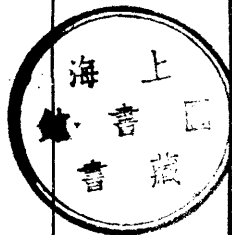
叔頻 獎學金圖書館

散字第 311 號

白采遺著

絕俗樓我輩語

上海開明書店發行



叔頻 獎學金圖書館

字第 311 號



采 白

絕似楊我輩語

丁巳杜梅歲暮懷人詩五律未終以自述之作其明年戊

午□□□遂有秋日憶友五律似以自述擬焉

其二見況云：「讀遍家藏多卷書，瓊環仙客有幽居。張家原

思稱淵博，賀監風標慕靜虛。文字常香在輩語，歲時佳興故

人虛。羨君早有江湖志，畢竟難忘下澤車。」原注：「君近稱我

輩語多紀同人唱和之作，性以客同，西宴集女家，亦虛也。」未免

溢美之辭，似愧歎歎耳。惜餘數首均散失不傳。當時嘗乘驛借道

八，使他日任不知誰何之，意以為非草休倚園不似畫筆，今已得自

絕俗樓我輩語卷一

己酉庚戌之間，走始作詩，略無師授，篝燈自課而已。鄰士有投余白牡丹一本者，率吟十六絕句酬之。以示彭芸史君，芸史君激賞之，有賜和之作，今俱散佚。余一絕云：『名花曾許接殷勤，富貴生來早出羣，見面分明簾影內，錯疑新寡卓文君。』

佚名和韻竹支（竹支不宜和韻）云：『聽徹嚴更懶獨眠，竹支低按缺瓜船，無人肯共江邊戲，翦個羅圈賽月圓。』自是聰明女子語，猶恨不如皇娥歌：『乘桴輕漾着日傍』耳。宣室志載有長慶王先生，女七娘，能剪紙爲月。酉陽雜俎亦載唐道士女紙月之事。

彭芸史有題余憶花詩云：『秋風昨夜動相思，紅袖青衫事總違，兩字因緣偏是恨，一生邂逅轉成悲，空教有約羞今日，尙覺多情戀去時，讀罷君詩會眼見，爲渠狂殺爲渠癡。』又感舊寄余有句云：『去後差池新燕侶，問伊何事到天涯。』讀之皆使人惆悵無已！

余有題廬山四詠圖句云：『佳景忘言自可怡，探奇何事費吟詩，淵明故里柴桑住，五字廬山坐見遺。』又有詠海棠云：『海棠不入少陵詩，未載紅梅屈子詞，亦似廬山本奇絕，淵明五字偶忘時。』

壬子彭芸史吳蘋汀均有和余蝶詩，芸史有『占盡江南粉一肩』之句。

吳蘋汀游春句云：『一天風雨添春恨，隔苑深紅蝶翅長』麗句也。春柳句云：『東風縮別恨無窮。』亦可取。近又有白門春感四絕，有句云：『怕見白門門外柳，年年帶雨並潮生。』尤佳。又嘗有心字八律，韻脚每句皆押心字，待函索再錄。

有人題余畫山水云：『山川清絕筆邊傳，相約閒時共莞然，願待明年種蓮子，萬花裝滿畫中船。』原注：『嘗愛世傳赤城韓夫人法駕導引第一疊有云：「千乘載花紅一色，人間遙指是祥雲。」故有末句。』余憶圖中遠山如帶，近水如環，小舟寸許，容與中流，筆墨極省，何以尺幅中忽措想及萬花，直妙悟也。——雲仙雜記洛陽人家寒食裝萬花輿，與此詩末句『萬花船』均奇麗可愛！

有人題余垂釣圖云：『從古烟波有釣徒，知君懷抱世應無，如何畫得樵青貌，也入漁家樂趣圖。』余當時擬改後二句爲『也畫』『共入』，然失原詩之意矣。幼嘗臨漁婦曉妝圖，不覺情移。誠得素心人，詎敢屈爲樵青耶？

余詠花詩，不喜用焚香飲酒等事。如詠海棠云：『相賞名花正酒醒。』城西折梨云：『正是酒醒江上路，梨花相映劇神清。』供梅云：『禁婢朝焚玉鼎香。』尤喜日中花色。嘗愛古人『日高花影重』、『花氣襲人春晝永』、『蝶衣曬粉花枝午』等句。亦自有玩花詩句云：『隔院鐘初午，開軒酒恰醒。』惜此等境會，解人蓋寡矣。

壬子秋月倡和詩甚多，而以秋字韻爲最。計十數往還，共詩二十餘首。先是余寄芸史登臨長篇，芸史報余以登塔之作，旣而龐美仙和韻詩亦至，余遂步成數首分簡諸人，并索吳□□同作，自是郵筒匝月不絕於道矣。又得龔郎似一首，郎似年最幼，而詩特佳，可畏哉！今□□原倡及其疊韻諸作，均已散失，惟憶一聯云：『金猊香燼三更月，鐵馬聲敲萬戶愁。』執牛耳洵無愧已。芙詩亦失去，惟吳詩尙完好。此君詩最多，其二首見贈有『明月青山都』

入夢白雲紅樹儘生愁，及『南望斯人天更遠，雲邊歸雁去悠悠』之句。時余方索居，謬荷推借，顏汗極矣。又迴文一首云：『殘星幾點三更漏，落月傳情動客愁。寒雁怯過新淀水，冷蟾悲渡夜搖舟。丹林幾處紅荷岸，碧草千層白露洲。看影對雲秋色暮，巒烟遠隔路悠悠。』此詩綺練天成，正反俱佳，如『暮色秋雲對影看』、『岸荷紅處幾林丹』、『水淀新過怯雁寒』、『漏更三點幾星殘』，皆不費力，自臻巧妙。君美姿容，有璧人之號，夙以麗才見稱。余讀其詩藁，戲贈云：『後身金粟前身月，盡見吳郎說可憐。』倘所謂文成好女，廣平梅花者耶？

『荒草青烟故國秋，憂時悵別枉登樓。銅駝竟灑中原淚，汗馬旋生絕塞愁。獨倚危欄悲跌宕，羣從高會擅風流。河山地事新亭泣，觸念西風壯思悠。』此口口遙和諸君登塔之作也。通篇善寫樓字，及不預勝會之意。時共和粗定，蒙藏有警，項聯用筆卻極有力。

余和人會城登塔詩，疊韻十數篇，皆散漫不錄，亦緣珠玉在側，覺我形穢也。昔人詩話，專用說詩者無論已。間有僅藉爲感舊懷人，或黨同伐異者，故所錄詩不必盡佳。余此刪所載平生經遊相識之詩，均略尙選裁；至於自錄之詩，則多係散失刪棄之作，聊備遺忘，以爲

談助耳。

世說「孫興公作天台賦成，以示范榮期云：『卿試擲地，要（當）作金石聲。』范曰：『恐子之（此）金石，非宮商中聲。』然每至佳處，輒云：『應是我輩語。』——今拙輯遂襲此，畧曰我輩語。

蘋青一聯云：『遠水淪漣浮一塔，歸雲撩亂現千山。』寫景澹婉，靈動有情，使人愛殺清才如許。

品山口院感秋中二聯云：『莫令飛花隨水急，但看明月照人勞。』夜聲漏盡蟲聲切，天闊星稠樹影高。』郎似曾屬余書入絹扇。（宋丁昌竹坡句云：『夜長月冷蟲鳴切，天闊風高雁過遲。』不及口口寫出秋夜陰森之景，使人難畫也。）

口口友聲集載女子徐碧閨情一首，中二聯云：『花開舊院慵追蝶，塵滿妝臺懶畫蛾，一水盈盈思北涓，三生了了夢南柯。』頗可賞。

成口口號二如居士，幼時與余等稱五子之一也。五子，龐，虞，有，口成，與余。『野水浮山脚，閒雲

絆石腰』句，又『四壁秋山人影靜，一庭明月雁聲寒』之句。君爲□□之甥，學作詩歌，獨先惜余時荒嬉，未及多錄，頃聞學商於某地，以瘋狂歸。

古詩云：『漢兒學得胡兒語，爭向城頭罵漢人。』嘗訪□柳□於□校。校例授課時，必俟通名始見。余立外廂久之，有美丈夫初學英語，向余喃喃相諠。意未盡通也。余驟然作色曰：『凡婢雙聲。』其人亦不知余所云，以爲必報己也，竟赧然去。蓋余戲引洛陽伽藍記李元謙調郭冠軍家婢春風語也。本期賺此豸一怒，乃竟不然。遜春風遠矣。凡凡，或作此婢云。□□亦嘗訪柳□如余所值，其時□□僅略通英讀，聲牙數十字報之，本無所謂，其人以爲不勝，悔而遁。□□爲余言如此，前後頗相類。乃知鸚鵡罵人，不必盡善人言者也。頗有宿儒亦受此窘迫者，故備述之以資捧腹，安得使此曹輕薄，盡遭我曹狡獪哉？

□□負笈會城。癸丑夏，余買舟過之。席間見余此輯，喜錄其甥□□□□并學友呂茗舟詩見示，且屬余錄入冊中。此其意未可輕負。其甥□□詩已見前。惟□君詩至今未錄。憶余贈平□詩：『頗知疏懶愛名流，』自愧前言多矣。頃檢得存藁，余愛其『徑外風來驚蝶去，

湖中波起壓鷗沈，一聯想見曉鐘上學時也。昔隨園愛稱其同鄉某觀察，過冷水舖云：『白鷗傍漿自雙浴，黃蝶逆風還倒飛。』與□君句均可畫。□君南岩人，得超名。

余有句云：『莫言飄泊狂夫慣，愛遣相思忍不歸。』聞者絕倒。

昔林和靖曾自作摘句圖；余弱冠前詩，多焚棄不自惜，輒就所記憶作棄句圖。七言云：

『愁見深山紅蝶舞，瞑聽叢翠雨鳩呼。』（過青澗山麓）『雲滿窗楞烟滿樹，月生山罅風生樓。』（夜訪山居留宿）『微刪竹色通書幌，學種梅花出步檐。』『園庭露重花禁冷，山澤人閒夢亦清。』『雲移雁過人人字，月照蛛抽乙乙絲。』（以上雜句）『散罷香螺鸚鵡舌，燒殘寶鴨鷓鴣斑。』（寄人）『干峯雲氣占晴雨，一徑幽棲長薜蘿。』（寄山居）『過市影隨燈出入，臨橋月照水東西。』（夜入山市）『吟蟲靜夜中天月，縱鶴晴朝滿地霜。』（秋寺）『風輕曲沼魚知樂，晝永虛堂鳥自親。』（春日閒居）『風敲老桂凍欲折，雨壓瘦竹烟相扶。』『秋月照高低路，野寺門當長短松。』『一天明月懷人意，雨界山河覽古心。』（以上雜句）『久經世路減狂態，驟入歡場無戒心。』（招宴）

編者按以下缺七行

五言如：『長波千里白，微雨四山青。』（觀

漲)『午雞歸牧笛。夜馬遞官郵。』(背郭)『漏壺春滴凍，藥鼎日融烟。』(書齋)『樹暗天邊霧，燈搖檻外風。』(江樓夜飲)編者按以下缺三行大抵格意卑近，無足存，稍可取者亦多流於香山放翁止耳。(香山放翁皆卓然大家，此惟指其滑易者耳。)

壬子有蘇格蘭人授余新約書，屬依原書章節，各繫小詩。已脫稿數十首，旅棄去不復爲。有云：『就主則不飢，發語真超絕，如何張竹君，獨不信斯說。』(竹君，粵人，梁任公新民叢報有傳。)

佚名生日自書，其一云：『宛轉蠶絲祇自纏，傳來消息兩心憐，當時一時猶堪悔，未遣方平借鐵鞭。』一往情深，輒喚奈何！

往年撰恩怨記，皆載古人事。讀之激越，可當下酒物也。自題有『從來恩怨暗經心』之句。此藁頃盡失去，書生伎倆，堪爲鬼所揶揄耳。須俟垂老更成之，以傳世之有心人也。

異苑：『西域有鼠王國，鼠之大者如狗，中者如兔，小者如常大鼠，頭悉已白，然帶金環枷，商賈有經過其國者，不先祈祀，則嚙人衣裳也。』余別怨云：『寶髻堆雲茉莉裝，扁舟從小

住江鄉，天涯何時輕拋擲，辛苦年年祀鼠王。』聲節頗諧，用事稍僻，故不存。或以此詩作於乙卯，疑爲刺時事過矣。

嘗詠柳絮云：『顛狂不入時人眼，盡日垂青只自看。』詠蠟梅云：『可憐天漢橋邊樹，釀就名香作蠟封。』皆一時率筆，又似涉寓意，故刪之。

放翁山園詩：『狂吟爛醉君無笑，十丈愁城要解圍。』余春曉詩：『莫教怕向烟花路，萬仞愁城已慣經。』皆粗率。

□柳□有『烟籠寒翠雨初融』之句，七字蘊可藉誦。

□雲□月夜泛掉云：『寒烟漠漠柳深深，十里平湖蕩客心，漫許文章干上國，豈應身世老空林，漁舟極浦又明月，草閣西風急暮砧，瞻望關河揮涕盡，年來孤夢感難禁。』

拙詩詠農婦云：『舉世爭誇時世樣，莫將椎髻與人看。』頗寓自負意。

余讀書之所曰絕俗樓。擬題額云：『瀟灑出塵。』聯云：『獨觀大略，不求甚解。』上句王仲宣英雄記諸葛亮事，下句陶元亮五柳先生傳中語。須擘窠大字方稱，未免近夸耳。書

室則集選一聯云：『點翰詠新賞，揮金樂當年。』上句張景陽詠史，下句江文通擬謝惠連詩也。臥內則集唐一聯云：『遊山慕康樂，彈琴看文君。』上句李太白越中秋懷，下句李長吉詠懷詩也。真有前列生徒後列女樂之概。

昔人集北曲云：『萬種相思對誰說，一生愛好是天然。』上句西廂記，下句還魂記。余弱冠極愛之，行旅常書以自隨。

余舊題小照云：『遣興不忘絲竹肉，矜奇偏愛畫詩書。』又餐室聯云：『雞頭持比楊妃乳，熊掌初嘗西子脣。』曩年跡弛之迹如見。

余舊作春光好詞甚俚近。其詞云：『雲鬢鞦，玉釵橫，淚珠盈。閒立樓前乍惱情，蝶腰輕。一半春光流水，怎樣恨擁愁并。放下湘簾無別事，拭銀箏。』嘗以寄□雲□於京師，有人讀之疑余爲女子者。□□漫應之。適其人有兄未婚，容貌矇眊。遽通書其兄言之。既遂請□□爲介，且曰：『兄擇婦苛，必若是始可諧矣。』□□歸以告余，相與大笑。其後，余再寄一闋，倚原調云：『愁薄倖，怨輕狂，沒商量。又道因人典鷓鴣，挂心腸。絮語露濃無睡，秋分寸寸宵長。小』

關相隨閒坐久，莫貪涼。』第末戲書云：『若見前人，第報曰：『彼姝已有家矣，奈何？』』

在鍾陵日，□雲□見余詩，謂無從指其佳處。且謬許同儕一人也。□平□選友聲集，謬推鄙作列首，目爲奇品。又有新隲某君，僅席間一面，其後見余輒拜。余時與諸君皆弱冠耳。諒非謫仙之才，輕致賀監之譽，祇愧而已。

太白『朝辭白帝，』通首本酈道元水經注，可知詩化古語，便成絕唱者，正不少也。

余詠木筆花云：『中書原來稱，不受管城封。』又云：『如今不是夢，親見筆生花。』均逮事得體，又恰詠木筆花。然詠花詩如木筆金錢之類，皆不若以韻勝。（李玉溪之木蘭，陸蒙叟之白蓮等作。）刻畫雖工，決不能爲花傳神寫照，且尤易雷同。數年前乃竟屢有此等詩，遂至長令李陸笑人，後不復爲矣。

余有『鐘聲一路入招提』之句。略似漁洋所賞浮屠止齋句：『一路沿鐘到淨慈。』（止齋本名士徐繼恩。）

幼詠梨花有句云：『正似文君新寡後，滿身巾幘月明中。』如此作詩，神采減損盡矣。

又云：『虢國蛾眉常淡掃，明妃玉淚自輕彈。』亦不佳。拙集中詠梨花自有較佳之作，茲不錄。

有懷一女子許姓者，後以詩寄余，僅答以『奈何許』三字，人以爲工。晉讀曲歌中語也。余東湖曲有云：『東湖之涓水如縠，東家之女貌如玉。』卽指此。

人日友問余『作詩未』。余笑曰：『一二三四五六七。』友以爲戲，漫應曰：『七日矣。』不知此本羅江東京中正月七日立春詩句也。唐人詩乃惡劣至此等境地，尙得言詩耶？

憶少時讀書某祠中，暇日效竹枝數闕，至口不能讀，可笑也。錄三首云：『紅菱池邊歌竹枝，白練湖邊唱柳枝，竹枝柳枝兩愁絕，縱有心情君不知。』『月兒高高入雲，城北城南心憶君，望郎不見上城北，月暗城南路不分。』『鳳凰池，鸞鳳橋，歲歲橋邊柳色嬌，一種娉婷人去後，離情密緒各條條。』紅菱池，白練湖，鳳凰池，皆祠旁水名。

□平□初至京師，作江南春長篇寄余，有句：『金鞍白馬樂年少，帽簷露壓玉桃花。』真才子語也。逾年君遂眷名妓良玉樓，迨後與余音問亦漸疎，蓋方羊車出入不暇也。君又有

『未○必○相○逢○有○再○生』之句，余甚愛之。幾於汲汲顧影者矣。

雲口佳句。如『高樓玉笛美人心』(秋夜)『夜深還恐玉人寒』(秋情)『漠漠晚烟圍水閣』(秋情)『綠楊低拂水平流』(東湖)『夜寒溪口凍雲深』(閉門風雨理搖琴) (歸湖上) 鈍根人不能道其一字。玉如和余蝶詩：『占盡江南粉一肩』則必傳之句也。

雲口秋情詩數首，佳句甚多。又有句云：『連江霧色白漫漫，月冷秋千院落寬』。其近句：『飄來寒食雨，盼到踏青期』。亦極有致。諸人皆已六七年不通音問，諒其造詣必益臻高古，非復往時綺麗。然少作亦愈可珍矣。

癸丑余有九月四日記事詩云：『迸作愁人一片心，雁飛風急暮山沈，遙憐天末音書達，獨坐無眠淚溼襟』。『新愁舊緒兩如何，百歲光陰瞥眼過，此事明知君欲恕，尋思祇覺負心多』。『恰早相逢在此生，忍教飄散趁時名，白雲黃葉勞征夢，始覺前言太有情』。

辛稼軒詞有云：『驀然回首，那人却在燈火闌珊處』。余詩有句云：『夢回月暗午烟散，人在綠陰燈火中』。此情此景，不堪追憶矣。

癸丑墊園席上贈客二首云：『曾聞鱗羽重虬鸞，似此風神並世難。昨夕相逢猶恨晚，歸燃銀蠟寫真看。』玉樹臨風皎若神，座中輝映盡生春。相看不飲真癡絕，應見周郎似飲醇。』客姓□，□□人，美姿容。甲寅遊學東瀛，數月假歸，以病驟卒，年僅弱冠。

某君喜得余書示婦云：『里門停驛騎，遠道有佳音。姓已深閨認，詩教並几吟。却因憐惜意，問起別離心。何日還窺壁，供廚佐共斟。』蓋期以山公穴壁事矣。情款摯密，詩尤一氣轉折有致。

劉越石豪傑之姿，乃有『胡姬年十五』一詩。孫興公蹶弛之士，乃有『情人碧玉歌』。皆似齊梁以後人語，吾所不解。

第一樓，鍾陵酒肆也。余訪友兩過之。有詩云：『聽說鍾陵好，扁舟興欲騰。正宜初近夜，遠望最高層。裾屐千觴酒，笙歌四座燈。再來風景異，惆悵曲欄憑。』蓋無復舊觀矣。

甲寅冬題某兩女士文并畫二首云：『潛居彤管手親編，雅重還應壓後賢。鉛槧商量吾避席，竟教傾倒珮環前。』清絕瓊窗韻事同，靈心銷向彩毫中。舊摹一百春風面，持較眉

圖忍未工。余幼有鉛素仿古仕女百幅。

○雲○嘗○云○平○才調爲一時諸人之冠。甚確。其都中應徵落花落葉十數律，好句不可勝數。余與雲書稱『暮雨吳江亂釣筒，吳郎』卽其落葉句也。

午晴花影，婀娜可愛。對此忽誦平句：『枝枝葉葉影相扶』，覺其有寫生之妙。又嘗有句云：『短短荷花小小萍』，君愛用疊字如此。

平句：『暗葉蕭蕭護草蟲』。余偶誤爲落葉，終不覺佳，後見爲暗字，生面畢露矣。

柳○寄京中友人云：『未能許國聊稱士，如此持身真愧人』。傳誦一時。又有『登高臨雉堞，望遠見龍沙』（九日南昌作）『月明此夜愁聞笛，草綠征途試着鞭』（送友人京）皆雅切。

余舊題宮闈瑞鷓鴣詞，中有云：『銀蒜翻嫌新月上，金根乍怯小池涼』。『風吹粉面教遮扇，露濕羅衣未卸妝』。少作淺薄可哂。又題拜月圖一絕云：『丹青自寫廣寒圖，瓜果堆盤夜正娛，拜罷笑看明月好，金釵翠袖影模糊』。亦穉弱。

本草綱目：『佛甲草，二月生苗成叢，高四五寸，脆莖細葉柔澤如馬齒莧，尖長而小，夏開黃花，經霜則枯，人多栽於石山瓦牆上，呼爲佛指甲。』本宋蘇頌圖經。余幼時見母姊常蓄之，翠膩可觀。云：『女子裹足患雞眼，（足胼名）敷之可癒。』故人家處處有之，亦閨房之雅故也。余詩云：『雙趺約素學弓形，宛轉嬌啼匿翠屏，醫得圓膚光緻緻，爭栽佛甲草青青。』梯簷含笑瓦盆栽，小妹相嘲指點來，莫向虛廊聽響屨，高談放腳墊中回。』輓近競尙放足，一二十年後，恐無復葢此者矣。

桂海虞衡志：『鸚鵡舌，卽紅鹽草果，纔如小舌，以薦酒。』余有句云：『散罷香螺鸚鵡舌，燒殘寶鴨鷓鴣斑。』或以爲卽桂海志器所載鸚鵡螺，非也。鷓鴣斑，香名，亦見此志，香螺，杯名。寶鴨，鑪名。

張船山詩：『至竟幾人同肺腑，向來輕易說忘形。』余舊句：『莫將刎頸尋常說，後日交期未可知。』一追悔於後，一預戒於前。

余詩常未能去矜。辛亥題曉潭漁夢圖云：『晞髮何妨臥曉潭，輸他漁父夢猶酣，但能

恣看青山色，潦倒人間我亦甘。『丙辰西歸舟中云：』雞聲喔喔滿寒汀，霜落輕帆不暫停。點檢歸裝成獨笑，曲皆寡和畫通靈。』

鄉俗望見相識過門，居人輒起呼『請來吃茶。』小兒女效之，聲極可聽。喜成一絕云：『憶昔經過老圃家，紅衣小袖慣依耶。』同爺。』鄉村風俗重相識，嬌女當門喚吃茶。』

乙卯舟過吳淞西望憶鄉云：『樓船直指海東隅，萬里江波客夢孤。欲倚危欄一憑望，舟師已報過三吳。』

幼詠採茶婦云：『穀雨前時共攬茶，裾襦半折笠簷斜。背人獨自還村早，篋籠封遺到幾家。』又題賣花圖云：『灌園家世本江南，種柳栽桃事事諳。貪看玉人弄菴管，手中遺却馬頭藍。』往時作詩每愛出新意，反致了無餘味。

余舊偶耽側豔，喜樊山廣十憶詩憶浴二首云：『薄晚郎歸倚戶扃，侍兒守戶立鈴塢。瑣窗嚴密無窺處，時聽香羅蘸水聲。』『解裙量度小腰圍，猶着輕兜一色緋。記得華清池上見，一生心折畫楊妃。』余亦有詠浴二首云：『出水頻羞月近廊，水沈烟細簾紋涼。景純

妙語分明記天目山前兩乳長。』末句出郭璞地記。又云：『長湯水淺畫娉娉，紅瑩肌膚戶不局，天子若教中使問，涓橋出水女人星。』二首末句遠事皆近戲作矣。又題楊妃出浴圖二首云：『得寶歌傳天寶年，西歸重說已淒然！翻思賜浴華清夜，何處教君不可憐？』『臨幸君王意正嫕，澄鮮初日映芙蕖，馬嵬已死能羞否，傳遍人間出浴圖。』又戲題祖乳美人圖二首，其一云：『溫軟雞頭記玉環，華清無地洗羞顏，宮中嚴密誰傳信，手掩訶梨怨祿山。』呂種玉言鯖錄：『祿山爪傷楊妃乳，乃爲金訶子掩之。』此譌言也。金訶子亦名訶梨子。其二云：『道元作記語偏新，卻敵奇功現女身，灑遍城樓五百道，更應妬殺大夫人。』用水經注灑乳五百道事，又近譴矣。此等詩往往纖佻刻露，實則搖筆卽來，千篇可待。世乃有以此相詡爲才藻者，可嗤也。誌此自憊。

余又有題祖乳宮嬪圖云：『但看放誕卽風流，斜掩訶梨尙帶羞，誰似三郎言語好，乳房溫軟似雞頭。』又觀日本浴海美人圖云：『游龍宛若信非虛，青史何須詫媚豬，此是海東傳異事，波間拜手見人魚。』訶梨子，余初疑爲紅兜肚之類。後觀海寧吳衡照蓮子居詞

話云：『和凝采葉子「蝸蟻領上訶梨子。」朱竹垞云：「訶梨，婦女雲肩也。」考雲肩見元史。五代時未得有此。本草：訶梨勒，子似橄欖，六稜。殆當時婦女領上有此飾，如姚翻「日照茱萸領。」云云也。

頃翻出十二年前舊藁，見尙有詠浴者三律，尤卑瑣不足道。并錄於此，誓除綺障矣。詠出浴：『乍試凌波步，驚看出水蓮，不嫌妝閣悄，翻訝鏡臺偏。明月燈初施，涼風扇可捐，華清空悵想，寂寞賸溫泉。』某君索題西洋裸女小照：『隔霧珊瑚不肯前，非烟猶恐化爲烟。胸高透露鮫綃薄，腰細裁量鳳帶懸。掩扇簾紋露汗少，沃泉粉色褪肌鮮。何堪真到銷魂地，一段風光已可憐。』再用前意自題所繪云：『美人自古詠西方，真態天然懶避藏。子夜夏歌施翠簾，昭儀晚浴試香湯。酥胸乍褪金訶小，玉手低牽鈿帶長。畫裏有情呼欲出，一生無奈是清狂。』

『琴』正字通：『華字之譌，見石鼓文。』拆之適爲來兮二字，甚爲雋雅。余小名華，遂刻此爲私鈴。

辛亥夏夜感鄰翁事作讀書引云：『東家老人夜咿唔，四壁颼颼燈影孤。鄰人婦子掩口笑，「五十既老猶讀書。」婦曰「此老舊有名，高文一出人共驚。」兒曰「此老不可學，願從阿父甘藜藿，及時布種及時穫，縱解讀書亦何樂？」老人聞之氣塞胸，撐腸萬卷牖下終，乃知讀書天許窮。「奉勸鄰人兒，慎莫如阿翁，阿翁讀書不如農。」余時纔及舞象之年，血氣方盛，率爾命筆，故詞意不免近躁。

譚復生嗣同，戊戌政變被戮，世所稱六君子之一也，其論詩絕句自注云：『往見灞橋旅壁，塵封隱然，若有墨跡，拂拭諦辨，其辭曰：「柳○色○黃○於○陌○上○塵○，秋○來○長○是○翠○眉○顰○。一○彎○月○更○黃○於○柳○，愁○殺○橋○南○繫○馬○人。」讀竟狂喜，以謂所見新樂府，斯爲第一，而未未署名，不知誰氏。』

丁巳閱報載派赴吾蜀查辦使王人文，因愛妾病死，棄職爲僧。戲謂座客云：『老杜黃草詩一聯「秦中驛使無消息，蜀道兵戈有是非。」可以饗行。』王係往查辦劉存厚戴戡之事也。

余少作新柳二首，頗有稱之者，已佚去。閱近人閨秀詩評：『梧州陳韻和孝廉，室方氏蕙香，詩才清麗。陳有妹朶雲，姿色頗媚，方作新柳詩調之云：「丰姿生小便苗條，淡淡眉痕細細腰。雨後閒眠春乍醒，風前學拜影無聊。神原在眼偏羞露，情未成絲不解挑。杏也嫁過梅也聘，汝無夫婿爲誰嬌。」語語雙綰，可稱工黠。』

靖安舒天香爲姪說詩云：『南威面與西施面，可愛雖同美不同。』自註：『以破偏執一家之見。』說詩者不可不知此意。

冷齋夜話：『余叔彭淵才，自言平生有五恨：鱗魚多骨，金橘帶酸，蓴菜性冷，海棠無香，曾子固不能詩。』余噉金橘絕句云：『花好能香自古難，海棠何事有譏彈，鱗魚多刺蓴羹冷，卻怪金柑又帶酸。』卽全用淵才語。

余選萬花絕句，鈔輯隋唐以來，至於今世，凡詠花之佳者，始甲寅，率率至今，將十年，未輟。夙昔自亦愛詠花，詠花尤喜絕句，又詩中往往書花名。其初寫生題畫而已，寢以成癖，近始稍稍革之。檢敵篋見棄作數首，爰錄於此。送畫士歸嶺南云：『嶺南隨望起紅霞，歸客

春深恰到家，處處高城須書本，木棉花映刺桐花。（閩越城上多種木棉刺桐，花開如畫）

又山中探映山紅逢女冠因贈絕句云：『山深隨步踏紅霞，疑近瑤池阿母家，莫覓杜鵑啼

血處，杜鵑血化杜鵑花。』又過仙女壇云：『纖塵不到女冠家，學道無愁度歲華，他日須教李

白婦，來看風掃石楠花。尚有用花字押尾者二首，種水仙云：『侍女朝來汲井華，移根莫遣

委（亦作近）泥沙，獨清得似（一作可得）三閩意，此亦人間絕俗花。』（余自署絕俗樓書生

故云。）茉莉云：『詼諧妙擅守貞（馬湘蘭）家，茉莉華顛醉更斜，笑斜（？）王生偏老矣，

戴花髻子小於花。』（王伯穀管馬湘蘭書：『月下君爲余簪茉莉，髻乃小於花，擲揄不已。』

余詠花絕句，棄稿甚多，再檢錄數首。如謝人送牡丹云：『措大平生被眼謾，何曾富貴

遍無端，頓教葦屋能生色，錦繡春風送牡丹。』椰子花云：『自栽椰子瓢盛酒，椰子漿甜當

酒搗，誰識堯封詩句好，椰花爲酒醉如泥。』（齊東野語：『今人以椰子漿爲椰子酒，而不知

椰子花可以釀酒。唐殷堯封寄嶺南張明詩云：『椰花好爲酒，誰伴醉如泥。』）文官花云：

『一窠孀孀號文官，淺白緋紅壓滿冠，（王禹偁云：『一朵滿頭，冠不克荷。』）儂愛此花名

字好，鏡邊回首索郎看。〔近正舉行文官考試，相識有赴之者，可助閨人解嘲。〕又首夏書齋卽事云：『黃金不用買韶年，夢裏封侯祇自憐，酒渴正思村市飲，桐花如醜墜簾前。』

丙辰乘籃輿過一山岡，春雲壓衣，彌望皆松，俯仰數里之間，青蒼無際，洵佳景不忘也。丁巳追憶成，圖題曰『霽岫春松』并紀二絕云：『隔年詩興尙翛然，記過春山百尺巔，俯仰腰輿同一色，青峯映出蔚藍天。』『浮萍飛絮儘成空，此手何勞灌溉功，誰識東坡年少日，十年曾種萬株松。』〔東坡贈杜秀才學種松云：『爲問何如插楊柳，明年飛絮作浮萍。』〕余又有用坡翁事詠檜云：『老檜凌空翠色濃，蘇髯吟賞託高蹤，相公食睡休相詫，何必求知向蟄龍。』〔王禹玉進呈子瞻塔前古檜詩，及退，章子厚詰之。禹玉曰：『舒亶言爾，』子厚曰：『亶之睡，其亦可食乎。』〕

花史：『王彥章葺園亭，疊牆種花，急欲苔蘚，稍助野意，而經年不生。願弟子曰：『巨耐這綠拗兒！』拗字三聲並讀。余用此事詠苔云：『園亭野意助花枝，斷砌頽垣處處宜。笑殺彥章諸弟子，經年巨耐綠拗兒。』以上諸詩，多少時閒居率意所成，所謂『舉筆百詠便得』。

不足貴也。

又余詠苔錢云：『鋪滿貧家地數弓，未成輪廓笑春工，繞牀若遇王夷甫，未必驚呼阿堵中。』頃見樊樊山有『不談阿堵愛苔錢』之句，可謂有同嗜矣。

荔支韻勝，龍眼味宜，廣雅名曰益智，而南方草木狀謂之荔支奴，何也？余啖龍眼一絕云：『南方草木等奴看，韻勝終嫌荔子酸，一樹纍纍秋社近，黃金彈剖水晶丸。』

曩爲詠花詩，第喜撫拾瑣屑故實，遂致浪費紙筆，可傷也。

關於柳花，曩嘗至累紙不盡。捉絮圖云：『門外兒童笑語譁，滿天風絮夕陽斜，古人畫柳原難事，誰更辛勤畫柳花。』（舊諺云：『畫樹莫畫柳，畫人莫畫手。』殊有妙悟。）又酬友人柳花詞：『二月春風草榻寒，柳花飄蕩太無端，女奴愛把羅裙拾，滿地輕陰尙未乾。』十里輕花夾路飛，問人何事糝春衣，長隄日日當軒思，吹老柔條客未歸。』則較前略勝一籌矣。尙有春繡圖一絕云：『眉壓春愁倦繡天，強尋鍼綫恰堪憐，窗前坐久微風起，偶見羅裙墜柳絲。』又柳花二絕句，其一云：『沾泥愁襯踏青鞋，雨灑風飄已滿階，誰學柳花狂一世，紛

紛偏惱玉人懷！頗見作意，又稍稍勝矣。春繡圖及柳花詩均見本集，偶涉論及此，遂破例附載之。

乙卯看桃花數首，其二首云：『輕陰滿地落藤脂，樓角春寒好護持，長愛崔孃足情調，紅花白雪類嬰兒。』編者處缺按此一行『一夜繽紛滿路傍，得錢恨不醉千觴，述庵苦愛禪僧語，誰解桃花似飯香。』釋主雲際祥句『桃花香似飯。』王司寇昶極稱之。

余夙不喜學東文法，惟雅重歐西及我國文體；於畫亦然。在申江題近人論畫二首云：『紛紛俗手枉經過，眞品憑誰共揣摩，認識丹青高格在，畫工原要讀書多。』『竟黜東鄰識最雄，歐西華夏並推崇，舊時文格商量遍，自喜癡狂論偶同。』

有題宮人整機圖示余者，稍爲潤色之。其詞云：『杖機香階怯夜涼，畫堂南畔見啼妝。何如六尺金蓮上，冉冉凌雲舞窈娘。』豔詞頗見幽怨之意，可取也。又題墜樓圖云：『金谷倉皇事可傷，姓名留得至今香，西施沈水虞兮刎，青史千秋獨渺茫。』西子虞姬之死，正史皆無考。武進董玉蒼室人吳永和，字文璧，能詩。虞姬云：『大王眞英雄，姬亦奇女子，惜哉太

史公，不紀美人死。』沈歸愚云：『虞兮之死，史筆無暇及此，然一經拈出，真見心思。』余於前詩亦云，然其所感深矣。

佚名辛亥贈答詩，係用赫（音閱）蹠小紙分書，久失其藁，頃於書夾中偶見之，字色如新，什襲存之，并分錄於此。贈云：『郎○載○珍○珠○船○，妾○撒○珊○瑚○網○，珍○珠○入○水○沈○，珊○瑚○出○水○長○。』答：『四○時○子○夜○歌○，十○索○（歌○音○色）○丁○孃○曲○，不○愛○枝○頭○花○，愛○看○腰○如○束○。』又贈云：『三○月○桃○花○水○，九○月○鯉○魚○風○，相○守○何○能○久○，離○心○千○里○同○。』答：『早○歲○厭○紛○華○，還○期○共○栖○息○，平○旦○并○華○水○，令○平○聲○。』人○好○顏○色○。』再贈再答下，另注有小字二行云：『三○月○九○月○恰○符○離○合○之○迹○，前○後○不○及○看○各○一○月○。讀○罷○悵○然○補○誌○。』又『平○旦○十○字○皆○見○本○草○。』字○字○薺○澤○，可○謂○極○燕○嫵○之○情○矣○。

余甲寅偶書云：『新○月○如○君○眉○，圓○月○如○君○面○，見○月○不○見○人○，愁○心○日○千○轉○。』年○年○官○舍○燕○歲○歲○市○橋○柳○，不○見○如○玉○人○，佳○節○空○相○負○。』

有湘僧避亂修水，出詩畫見示，喜風塵中尙有此人，因賦贈云：『攬勝都歸畫興詩，名僧結習也矜奇。偏衫豈有藏雲袖，破筆真同洗筆池。亂後洞庭消息斷，望中廬阜往還遲。閒

蹤他日重逢處，看汝滄浪濯足時。』僧有潔癖，余勸之遠遊，故末句云。

遠祖樂天先生，多爲諷諭詩，卓然大家。如秦中吟等篇，務使老嫗都解。彼其意固以爲斯世尙可教耶？其用心苦，然其意亦迂矣。近有人甫倡用流行語，創爲詩體者。此舉審爲我國輓近詩學一大轉鍵。其勢必將寢盛銳甚，莫可遏。待之百年，必有名世之作輩出，蔚爲一代菁華者。惟非所語於頑鈍拘虛淺躁者耳。惜標榜之者亦多藉口於欲使聽者盡懂云云。嘻，民間流傳，自有一種偉大文學。但必若詩之至湛深者，無論爲奧辭（古律等）爲今語（語體等）豈世人所可豈通其意耶？

天下之山川，莫如吾蜀。故其爲文類能奇肆博衍。而三峽者，尤騷客詞宗之所歎想景慕而不能已已。余弱冠時，頗欲擇地集岷峨雲夢上至彭蠡之士，凡爲文有氣力者，結爲三峽文社。而今知己矣！遠不見屈宋揚馬，近不見湘綺諸人，詞源倒流，崛起後繼者其誰乎？余亦藏修不暇，尤誓至今以往至沒齒，不加入任何社集，亦決不自倡任何社集。每愴然於絕續之際，蓋心情已索然懶散矣。

此
页
空
白

絕俗樓我輩語卷二

丁巳拙撰歲暮懷人詩五律，末媵以自述之作。其明年戊午口拂口遂有秋日懷友五律，亦以自述殿焉。極雅贍可誦。其二見况云：『讀遍家藏萬卷書，瑯環仙客有幽居。張華藻思稱淵博，賀監風標慕靜虛。文字賞音吾輩語，歲時佳興故人廬。羨君早有江湖志，畢竟難忘下澤車。』原注：『君近輯我輩語，多紀同人唱和之作。性尤好客，同人每宴集其家，殆無虛日。』未免溢美之辭，祇愧歎耳。惜餘數首均散失不傳。余當時嘗乘醉謂諸人：『使他日任不知誰何之人，秉筆爲吾輩作傳，固不如吾輩今日此詩自道之爲得也。』咸相視一笑。猶憶其自述中有云：『諸君文質自彬彬，歎我無才更食貧。』又『未着祖鞭終可愧，相期何日出風塵。』君夙以第一人自期，讀此數語，假寤傲兀之態如見。

少時薄遊某地，有老宿命捉刀代贈一遊幕者，其人曾隨端午橋軍，親見午橋被難。余

詩數首，尙憶其一云：『季世何人惜此才，上遊形勝共追陪。傷心江上聞哀吹，曾佐征西幕府來。』

曩頗以蕭散之迹，一時仰爲清高，以此謬相推許者將十年，實則時方居母喪，侍父疾，人多未深察其意也。偶道出某地，有人追而貽之序。其詞云：『君高尚士也。先世本蜀人，君誕生於匡廬。尤工詩，有遠遊之志。將盡撫拾天地之奇，以寄其嘯傲之致。其意若將遇承平則廣南風，丁叔季則歌滄浪。和光同塵，與世若無迕；跡於混冥之中，翔於遼廓之表，汜汜乎不可及矣。今將西歷三楚，訪懷沙之淵，遊捐佩之浦，吾知其必有以得江山之助者矣！』云云。今流落至此，爲天下之僂人，被擯不足齒久矣。尙何言？

杭縣某君遊幕江左。丁巳閏二月，余借居僧寺，君來訪，卽次舊遊韻，投余詩數律。有云：『豔陽天氣好遊山，偶入招提俗慮刪。池水波澄魚極樂，雲林蔭密鳥知還。蒲團坐破三生悟，竹院清談半日間。最喜新晴明霽色，桃花絢爛滿溪灣。』禪房幽靜俯郊闌，半榻琴書不染塵。沽酒漫嫌村市遠，烹茶曾汲石泉新。法傳衣鉢如來佛，刼換滄桑閱世人。此是洞天真

福地，誰從香火證前因。』其詩力求清迥，乃愈得平庸，則才力境界及耳目濡染，兩限之也。丁巳春夏間，余讀書山寺數月，有某君日夕過訪，貽詩云：『正苦春愁疊，言尋物外游。蒼松交古寺，白水繞荒陬，地僻宜幽客，心閒慕野鷗，相看樂清爽，何必計沈浮。』存之以誌鴻跡。

余初宿□□寺云：『兩載辭家興便慵，滿鞍征夢易惺忪。舊時遊釣心情在，聽徹僧樓一夜鐘。』(時東遊甫返，故首句云。)酬某君云：『襟期共愛水雲間，猶怨名心未盡刪，此地能來應減俗，常時相見本因閒。蒼松翠柏長遮戶，紫蓼紅菱自滿灣。卻笑蹉跎生計拙，天涯浪迹幾時還。』(時又將思遠行。)又戊午春日重遊云：『重訪名藍地自偏，蒼松翠柏尚依然，擁衾夜半聽鐘吼，記別山門又一年。』諸詩殊清淺，乏深意。失學之苦，荏苒經時，無可就正也。

戊午元夜迎紫姑偕□□作：『歲歲迎來獨向隅，紅顏應悔嫁狂夫，紫姑不解持家事，底事持家問紫姑？』宛署記：『下闕兩行 又生日云：『吞花臥酒興飛騰，結習消除愧未能。憶過

上元剛二日，霎時光景又收燈。』曲江春宴錄：『虞松方春謂「握月擔風，且留後日；吞花臥酒，不可過時。」余村居時每歲用此爲春帖或燈聯。

戊午仲春，喜聞雲口室人，適得京書云：『今夏將歸。』先戲寄絕句云：『離情又近一年中，燈下綳兒玉雪同。我有新詩能助喜，東坡畢竟愧無功。』東坡賀人生子詞，有『深愧無功』之語。君每歲皆必以夏歸。余去年聞其初歸，曾戲贈一律云：『草草離情又隔年，歸來紅粉正嫣然。深宵玉漏妨私語，徹曉銀釭照倦眠。遠道有誰相料理，浮名何事竟羈纏？黃姑織女應同謫，盼到秋時定可憐！』末句指其逢秋輒別，故以爲擬。新詩助喜卽指此，屈指剛符妊娠之期也。一笑。

辛亥或見示美人入道詩。有『傷心暗數經行處，悄悄花陰築醮壇』之句。喜之。因亦成二首云：『黯黯春閨夢已銷，清曉分付去來潮。醮臺夜色罡風峭，手捧青詞禮玉霄。』道服新裁取次宜，卻看天上夜星垂。嫁時事猶能記，龍腦微溫鳳蠟移。』詞雖近織，寄意亦復淒絕。

戊午自續十八歲時像，掃眉刷鬢作婦人妝，見者詫爲名姝也。自題絕句云：『曾向門前種女貞，當時二九正盈盈。芳心珍重無人喻，二十餘年未嫁情。』昔郭頻伽自寫裙釵小像，題曰：『現女子身而說法。』文人游戲，早有其例矣。

題佚名小照云：『畫裏相看宛是君，美人已見化爲雲。祇今閉戶蕭閒日，空買沈香小像熏。』

甲寅初秋偕人旅遊，曉發云：『迢遞雲山秋氣清，短衣破帽此時情。出門獨異烹雌別，上路真成附驥行。湖海聲名非俊傑，廟堂籌策有公卿。年年漫滅懷中刺，來去無端笑正平。』又：途中題酒舍云：『慘綠年華似逝波，崎嶇客路幾經過。憑君莫問東來意，酒入愁腸不覺多。』又：『軋軋驅車過板橋，荒村景色自蕭條。不妨到此傾囊醉，酒入愁腸最易消。』二首句意稍複，蓋係前後二地也。又贈人云：『傑閣登臨幾宴酣，旅懷秋思兩難堪。逼人富貴天無賴，憎命文章我自慚。舊識每傷離別數，新交乍喜話言甘。感君同有滄洲趣，五岳何時得共探。』

丙辰紀懷云：『乍展還疑欲化烟，口脂螺印尚依然，愛看押尾簪花格，子細牙箱忽六年。』悟後方知夢裏身，昔年曾對畫中人，誰知今日開塵箴，惆悵無端淚濕巾。』往時作詩，句意竟至腐穢如此。

有出示閨中緘札者，其箋首係『書奉兒夫』四字，覽之不覺失笑，因代作喜答鄉里寄遠書一絕云：『緘書乍讀意踟躕，試想燈前落筆初，幾字墨濃如有意，料應羞寫寄兒夫。』極淺弱，當貽譏彼玉臺人耳。

余七律有出手太易者。如用詞調瑞鷓鴣題春宮夜遊圖，酬人山寺見訪，聞□□初歸戲贈，皆已見前。又有戲詠美人手足云：『下闕兩行宿□□齋中賞梅戲題云：『見說春歸第一芳，窗邊檻外共徜徉。呼奴夜換銅瓶水，禁婢朝熏玉鼎香。便擬閒添詩百詠，豈因病廢酒千觴，逢花怕作寒酸態，贏得旁人笑我狂。』二詩真成惡札矣。歲暮懷□□□云：『畢竟清流自不同，恢奇都付笑談中，古今世變常相續，湖海人才未覺空，暫屈此時年正少，晚成他日業方隆，逃名巖穴渾無取，拭目終看國士風。』七夕懷□□□不歸云：『明河今夜望天

孫，良友平生入夢魂。我輩胸懷難共喻，當時流俗不須論。三年機上迴文錦，七月竿頭大布禪。故國他鄉同落拓，空留別恨滿清樽。」沂江抵漢云：『經過江漢同流處，待向岷峨更上看。今日舟車來遠譯，當年征戰各偏安。山川形勝猶無異，人物恢奇且復難。獨惜禰生辭采麗，可憐努目視曹瞞。』（衡熟視黃祖得禍，此誤云曹瞞，客中失檢。此詩首二聯皆用逆挽，先說近，次挽遠；先說今日，次說當年。惜出手太易，發語亦太盡，故終非佳作。）還次九江寄口云：『誰解多情宋琬詩。』金釵初墮憶眠時。（宋驛夜句）潯陽南望無千里，叢菊秋來摘幾枝。兒女尙虛應少累，烟霞同住不知期。今宵有夢翻多事，短燭吟成寄所思。」僦居西郭云：『晚涼輕颺讀書燈，坐久還思洒獨傾。溷濁何須談世事，蕭閒如不近人情。蓬蒿西郭藏身好，當戶南山入眼明。欲把澄清望時輩，襟期惟恐負平生。』夜起對月寄東京北京武昌南昌諸人云：『離情月色共漫漫，月照離人思百端。遙望澄鮮初出海，翻憐寂寞獨扶欄。祇應今夜一輪轉，得與諸君五處看；別夢關山向誰是，清光萬里不勝寒。』流易爲律詩大病，高者如東坡翁，卑者如香山祖，皆患此弊，詩人隨老喜蹈之。余十年學詩，七律不過百首，

此種已至十餘首。少年自誤，將誰尤？

語云：『良工不示人以璞。』又云：『大匠無拙作。』平生妄希第一流，乃盡暴露如上諸惡札，以誌愧痛，且懸爲切戒也。

丁巳十月二十二日故里省親及謁墓，午後還城居，中途俄見彩雲，自西而東，白雲互天如鋪鱗，其北緣雁齒排比若密綴茉莉一串，紋如孔雀翎，五色相宣，農人共觀，詫爲奇觀。余亦平生所僅見，久擬作圖并詩，苦措思不屬，艱於想像比擬也。

丁巳十一月初四夜，將曉，夢總角同學口君，化爲美婦，明豔歡懽，窮極諸態。豈余詩所謂『願君後世作佳人』果可有徵耶？爲之悵惘竟日。余年十五時，贈口君詩絕句云：『對客揮毫總角年，墨痕常汚玉肌鮮。他生美女前生月，盡見口郎說可憐。』君在蘭塘，春感寄余有句云：『無愁不屬我，有酒常憶君。』亦可知余兩人投分之深矣。昔仁和陳小魯懷人詞云：『一世柳花二世萍，無疑三世化卿卿，不然何事也飄零。』係贈伎之作。余詩則爲才子發也。

萬姓統譜：『宋熊知至觀燈句：「樓臺上下火照火，車馬往來人看人。」亦難寫之景。微覺傷雅耳。余播遷時，所居瀕江，上跨兩橋，東西各長六七百尺，距里許，相望也。余有觀燈詞云：『人向兩橋相望久，兩橋燈火合還開。』亦實景不可移者也。

丁巳除夜，適讀姜白石除夜自石湖歸苕溪十絕句，喜之。余亦率成守歲雜詠四首云：『閨中翦綵展蛾眉，堂上圍爐白髮垂，未飲屠蘇先自醉，雪花如掌獨吟時。』意氣平生不可當，相期富貴後無忘，何須待曉呼如願，措大從來願易償。『戶戶黃羊祀竈遲，閉門自祭一年詩，兒時情狀空追憶，學向街頭喚賣癡。』安排酒脯共歡娛，兒女青紅各各殊，一事此時差愜意，自將好語換桃符。』姜詩余最愛三首，附載於此。『黃帽傳呼睡不成，投箸細細激流冰，分明舊泊江南岸，舟尾春風颭客燈。』沙尾風回一櫂寒，椒花今夕不登盤，百年草草都如此，自琢春詞剪燭看。』環玦隨波冷未銷，古苔留雪臥牆腰，誰家玉笛吹春怨，看見鵝黃上柳條。』風神秀澹如許！

余戊午穀雨云：『穀雨山家播種宜，風光次第入新詩，梧桐結乳猶嫌小，荳蔻含胎莫

怨遲。柳浪松濤觀漲處，茗旗蔬甲洗兵時，下帷獨愧江都相，三歲園林竟不窺。『觀漲洗兵一聯，不僅對仗工巧，尤切合穀雨二字，又其時適遭水漲及過兵之事，兼紀實也。』

宋維揚陳亞之亞，有『排聯花品原非僭』之句。余小園一律云：『小園春事漸無多，故態狂奴可奈何？芍藥花宜稱福晉，芭蕉葉擬號阿哥。招來粉蝶筵前舞，留住黃鸝障後歌。風月平章須我輩，人生何用歎蹉跎。』草木之以品秩稱者，當始於五大夫松。又宋人稱姚黃魏紫，有王與后之目，則福晉阿哥，（清貴婦王子號）猶其卑秩耳。亞之以藥名詩得名。（藥名詩始於唐張籍，或謂始於亞之。）

或謂余芍藥一聯，係出於唐王璘詩：『芍藥花開菩薩面，棕櫚葉散夜叉頭。』亦解人也，爲詩專走此一路，便必至流於樊山實甫諸公。可懼也。

樊雲門詩，一春多雨，戲爲俳體，有云：『筍皆爭長平權起，絮不羣飛壓力深。』正余穀雨詩法一笑。

戊午端午，鄰生攜婦觀競渡，余戲贈云：『榴花艾葉一詩新，令節閒行傍水濱。桂楫可

憐非素手（競渡皆用壯夫，袒臂奮呼）。蒲觴何惜近紅唇，綠陰漸合蜂成蜜，翠藻初生鴨有茵。莫待江中簫鼓散，夕陽歸去浴蘭人。』龍舟至夜始散，此云夕陽先歸，微含諷意。作詩何必僅學玉溪面目耶？

戊午感事云：『嫌疑今古集無端，豁達何人露肺肝，莫向風塵論國士，區區心迹白來難。』『一見相傾託死生，健兒快馬重橫行，那知好語偏逢怒，扼腕何曾去就輕。』猶不免少年激躁淺露處。

咸同亂後，各直省漸安謐，婦女衣飾，若裙袂袴褶襖以至蔽膝弓鞋之類，無不爭尙大紅。然內地染價極昂，非大家莫辦。有染坊丁協泰者，江南人，因亂播遷某邑，專其利，至鉅富。邑有妓寮，在新北城碧落巷者最盛。每逢染工至，則羣妓爭起迎，號爲大紅師。利其可染衣也。余曾詠其事云：『榴裙當日最時宜，輕薄何如學染絲，姊妹行中忙起立，一齊迎接大紅師。』後丁氏自主婦以下，皆以積貲驕逸，遂致傾覆。髮亂之前，邑中冶遊之地，首稱南石橋，里巷至以其地播之歌謠。地在大南城觀音寺路，今皆賣菜傭居之。籬落三五，橋當其南，

蘆葦夾道，風景絕佳。余詩云：『豆棚瓜架雨垂垂，一片荒涼野客宜，南石橋邊談舊事，可憐當日鬪腰肢。』小邑夏晚，婦女多坐門外乘涼，街市之中尤甚。女伴相識經過，則呼問浴否？殊可笑也。余戲詠之云：『出浴小窗前，乘涼大道邊，相逢諸女伴，羞問夕陽天。』

余家茶器，愛擇精瓷。有白釉荷葉盞十事，一面繪仕女，一面題東坡句：『從來佳茗似佳人。』又二唾壺，一刻『臨風珠玉』，一刻『廣袖石華』。見者以爲雅稱。

余用小印，有『絕俗樓書生』，『絕俗樓設色』，『絕俗樓繪事』，『白氏著作權』，『白社版權』，『絕俗樓詩詞』，『貯書』，『寫真』，『寫生』之類。他如『補讀亭』，『傷心別館』，『吾愛廬』，『櫻花鳥客』，『海燕堂』等。又有『偶逢佳士亦寫真』一印，不常用也。又有『神童絕俗』一玉佩，用壬子年拾遺記中語。及『生逢甲午』，『與梅曉華同年』，則皆以見蹻弛之迹也。姓字章最少，僅『吐虹』二字。

隨園愛張得天司寇句：『願得紅羅千萬匹，漫天匝地寫鴛鴦。』以爲絕妙。豫章雪樵居士，秦淮聞見錄，載有蕪城過客，未悉其名氏，贈張大家月香女史十絕。余愛其末首云：『吟

成一字九迴腸，除却溫柔不是鄉。但願他生齊化土，和泥燒瓦作鴛鴦。』蓋皆本於放翁詩『篋有吳箋三百箇，擬將細字寫春愁。』及趙松雪與管夫人一詞也。

故居近山寺，產筍甚美。余清明日雨，寄京寓詩有云：『君家風味莫輕忘，一夜春雷迸笋長。』君答余清明游三貝子園暢觀樓詩有『萬疊雲山共寸心』之句。

余繪□蘭□四歲像，題二絕句。其一：『和丸晝荻母恩深，二十年來感不禁，留得嬰妮當日影，此時回憶各傷心。』君五歲已識千字，皆母教也。其二：『總角相逢氣罕儔，論交弱冠事研究，讀書何日同如願，絕俗樓依聘月樓。』余與君各名讀書之樓。

往時作詩每麗而纖，猶有一二欲棄不能忍然者。壬子題畫云：『放學歸來半臂鮮，紙鷲風緊夕陽天，紅繩挂住誰家屋，驚覺春閨一晌眠。』又少女戲貓圖云：『佳人閒坐可憐宵，賴有狸奴慰寂寥，嬌語定知深護惜，教郎莫近是兒貓。』唐婦人爭貓狀：『若是兒貓兒，便是兒貓兒，若不是兒貓兒，便不是兒貓兒。』以上二詩，極類滬市十數年來無賴文人慣作之語，頗風行一時，索是罪過罪過。

乙卯病中遊僧院云『香花寂寂繞雲房，粥鼓經魚白晝長，自笑生平山水癖，近來多病不成狂。』畫紫兔云『老笑方干尙補脣，畫師撲朔獨傳神，若教臺社僧前見，恐是聽經菊道人。』食蝦云『草市烟空晚更晴，清秋八月客情生，銀匙風味誇奇絕，白角衫兒裹水晶。』(白角衫裹箇水晶人，謝秉冲謂蝦女也。)月下雲影散亂云『蔽月輕雲景最幽，姮娥眠處古來愁，相攜紅袖中宵立，影過空階似水流。』石橋步月云『單衣橋上不知寒，俯視城闌夜火殘，玉軫自攜歸去懶，月中三百石闌干。』以上諸詩，入後似轉勝。又春山二首云『沐鬢今朝雨色新，洗妝昨夜露珠勻，黛眉螺髻休惆悵，惟有春山解媚人。』『半腰嫩綠草痕新，一額嬌黃夕照勻，他日菟裘來往地，鸞臺名字女家人。』(唐司空表聖知天下必亂，預爲生壙，有女家人名『鸞臺』，嘗挈以往來其中。)二詩尤板滯，全失絕句高窈婉暢之旨。

總角摯友某君，婚期，適其尊人壽辰，余賀以聯云『觴捧萬年，主人長壽，帳鋪百子，新婦宜男。』字字運用成語，頗典麗。惜解人少耳！又題椽燭(係灑金書絳蠟上)聯云『深閨

倚紅袖，高閣照青藜，』非少年雋雅文士，不足當也。

□雲□壬子和余蝶詩，次韻有『占盡江南粉一肩』之句。余戊午蝶詩云：『花底翩翩亦可憐，芳魂欲化錦裙鮮。流傳獨有□郎句，——「占盡江南粉一肩。」』（錦裙化蝶事，見唐人小說）。

俗有風塵三俠圖，謂王仙客，劉無雙，古押衙也。余題此圖云：『塞鴻來去採蘋香，圖畫憑誰共表揚，壯士軒昂露肝膽，美人憔悴減容光，黃衫作事終無濟，紅拂多情本不妨，虞候（許俊）崑崙（磨勒）堪鼎足，一般仗俠爲紅妝。』按無雙事，塞鴻採蘋（奴婢名）均以死成之；其功不可遺也。而向來畫者獨從未添入，殊爲缺憾。故起句云云。又無雙云：『古押衙人間有心人。』又無雙曾服藥死三日，却活。故頷聯云云。黃衫客雖覓得李十郎，而霍小玉終死。紅拂之奔，自云：『越公本不足畏。』故五六句云云。古洪後竟自刎。考其事惟許俊之於韓翃，柳氏磨勒之於崔生，紅綃，差相似耳。故末云云。此詩終以題僅出稗官，又詩中逮事太瑣密，不足以登作者之林也。

余在漢示妓云：『文人患太酸，仕客患太濁，獨愛美人心，纖塵不能着。漢臯十月菊花黃，氈車搖搖出名倡，相逢盡道曾相識，眼底誰家遊冶郎。俗物紛紛枉徵逐，錯把明珠當魚目，憐君未遇有心人，他年爲築黃金屋。』覺淺露失醜藉之旨，亦少作耳。

余漢口新詠，大旅館云：『洋樓高聳似蠶房，天際時飄袖底香，十二瑤臺何處所，笑他王母鬢成霜。』大旅館，建築最早，故最有名，洋樓六層如蜂窠耳。多名妓賃居之。詩中結意，謂瑤池老姬耳，不及館中之盡少艾，再轉一意，則王母尙至白鬢，館中諸女又安能久。而用『笑他』二字，襯出嬌憨之態；及其迷不自知，可憐可憫之狀，淺人竟匆匆讀過，甚至以爲比館中之老妓，則真癡人前不可說夢也。自古解人難得，往往作者苦心孤詣，彼俗人妄測，忽略者，正復不知凡幾？又豈區區一詩之足云。

余少時自輯遊漢草，得詩頗多，刪棄亦不少。火車中望大小漢陽二峯云：『雲裏奇峯歷歷攢，雲車衝破曉光寒，問君千里還家路，惟有廬山不厭看。』韜山道中云：『車輪宛轉徑微通，山外居人尙夢中，臘盡江南烏柏樹，不經霜雪不能紅。』

戊午壽人七十應徵二首云：『華堂遙祝醉顏酡，衆客稱觴後輩多，慷慨千家傳令德，歡娛四座倚清歌。過眉杖瘦名靈壽，隱背枝蟠號養和。欲問高人年七十，近來眠食定如何？』古道真堪重里閭，從容會接笑談餘。林泉載酒猶乘興，故舊加餐數寄書；百歲懷寬生子晚，一年事簡入城疎；虎頭欲爲添邱壑，畫取名流謝幼輿。〔擬託余繪像，故末語及之。〕

又友人口蘭口尊甫五十應徵二首云：『夙昔鄉邦識錦袍，卽今耆舊主風騷，等閒花月何妨醉，變幻風雲劇覺勞。豪似蘇髯原任達，澹同陶令豈鳴高。預知弈葉門庭大，濟美還看有鳳毛。』自壽詩成出處諧，中年絲竹早安排，一官歸去如無事，五岳平生獨繫懷。共許松筠方節操，彌欣蘭玉繞庭階，侑觴愧我辭偏拙，長願名流體氣佳。』又代人壽某知事云：『閭里爭傳政績新，使君生日綺筵春，洗兵早奏昇平樂，列坐猶題被禊辰。古本雲烟歸畫史，名區山水屬詩人。願留韻事他時徧，團扇家家替寫真。』〔此詩某公命作，適值某地辛酉兵耗之後，又其生日三月初五日乙巳也。故領聯云云。〕又代女校作，中一聯云：『栽花政美河陽令，獻壽班齊閬苑仙。』此等酬酢詩，最易拘牽庸腐，雖力自振拔作意，但多爲之，必仍不

免。後當力戒之。

幼時作詩，信筆塗抹，後始由七絕而七律五律，七古五古，按年專致力一體。繩尺如此，本極可笑。獨五絕及樂府四言，雖常學步，殊鮮愜意。遑言天才逸發，變化自如耶。故當時自以爲除樂府四言外，獨覺五絕爲最難。今拙藁所存，間爲識者所賞。然殊不敢自信也。至其已刪棄之作，則尤無取者矣。頃過酒舍，見壁間舊所題云：『粲粲水中石，當壚恰動情。醉許裙邊臥，應知阮步兵。』時方學唐人，渾不似也。又偶記數首，聊並錄於此。塞下曲：『莫唱折楊柳，休吹落梅花。君言關塞遠，昨夜夢還家。』探騎朝傳警，屯營暮點名。狼烟一時舉，攜劍爲君行。』山中戲寄人云：『題柱人應羨，垂綸我自狂。五君他日詠，應不數山王。』又『世事卿曹了，丹砂我輩尋。憐君渡江志，莫忘入山心。』題畫四首云：『紅粉不勝嬌，蛾眉對客描。曼聲回玉臉，今日是花朝。』微暑褪羅衣，涼風度繡幃。含羞問夫婿，共笑玉環肥。』七夕中庭望，雙星隔歲期。何須先得巧，祇是劇（劇自怨）相思。』落葉滿寒塘，爐熏繡被香。美人臨檻笑，昨夜試新霜。』閨中艷詞：『何事經年別，燈花結轉訛。累儂情思劣，日日畫長蛾。』

『君如玉界尺，妾勝紅珊瑚。畫堂諸女伴，爭欲認兒夫。』繡帶小腰斜，風吹兩鬢鴉。映波自憐惜，絳頰如桃花。』桂葉雙眉好，嬌多不慣懶。畫工應斂手，妙態自無倫。』諸詩句律多不協，拗折殊甚，存之以當嗚呼之資。

有兄弟築室嚮西南，乞余擬門額者，余以『西南其戶』四字報之。用小雅斯干考室之詩也。又有居臨河者，亦即以『秩秩斯干』四字竅（音耕）徹其楣。傳『干澗也。』集傳『干，水涯也。』

余題出浴圖云：『洛水微波常映步，漢宮香水不濡肌。』石延年詩也。亦自雅稱。

余爲鄉人撰春帖云：『烟花催入宜春字，耕鑿真逢大有年。』又村疋有喪婦者，索余書春聯。援筆作『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澹澹風。』十四字，天然雅切。惜見者少，文士無人經意也。

余舊擬聯中，有「美人名士將軍」云云，久尋出句不得。頃得清代王澤山孝廉云贈友云：『白練裙，黃紬被，紫綺裘，草聖詩，伯酒仙，鄭虔三絕。玉條脫，金僕姑，鐵如意，美人英雄

名士，何偃一雙。』工麗極矣！

己未上巳後一日，寄人五律一首，適次日寒食。拙詩有『又逢寒食近，已等暮春初。』已載本集。近字初字本逸。少寒食帖蘭亭序。按杜詩題有『小寒食』之名。方虛谷云：『乃寒食前一日。』沈歸愚云：『乃寒食後一日。』因杜詩中有『食猶寒』句也。但余意寒食次日即清明，何必更立一名。似當從方說。余友口蘭口云：『恐係清明後一日。』其說似極。尤并著之以俟考。

曩獲讀小滄溟館詩，極心折其力厚，其感深，其詞雅而適也。著者朱寅庵翰，可亭太傅六世孫，武人工詩，神似山谷，力追少陵。上元鐙夕一聯云：『紫桂重樓金鵲迴，黃茅孤驛玉虹眠。』頑豔無比。七古尤可稱。寅庵中年戰死，所著詩共六集，皆自鏤版，甚精。惜世未甚行，由知之者少。當俟識者。按其西行草自序云：『辛丑聞定海警，有策十餘篇。念當事惟裕魯珊可語，扁舟赴之。而定海陷，制府殉節。遂折回，挾其策以遊都下，無可獻者。乃焚之。而西行初逢湯海秋，偕行至都。海秋作浮邱子續編數萬言，言政治得失，其中多與寅庵旨合。』又

磨盾草自序云：『從向提軍征粵西，爲營務處總理，有所謀畫，甚相愛重。旋以公事與李鎮
齟齬，事詳「征粵紀事」。適奉帥令，楚南軍改從李鎮，乃請於向公，以還桂林。向公悵然，不
能留。李鎮旋以兵敗，憤而卒。』又枕戈草自序云：『賊攻長沙，寅庵軍與陝軍分守；賊知寅
庵軍難犯，遂撲陝軍，陝軍二千皆潰。既復撲寅庵營，殺賊數百，湘流盡赤。移守長沙南門，賊
所力攻處也；鮑愛山提軍委以周理全城之事，八十日圍解。前後接戰殲僞西王□□□，殺
賊四千餘。時共事者爲鄧□與瞿□，寅庵獨以總理營務，終始其事；叙功之紀，皆由所上，盡
委功於鄧瞿。後鄧薦膺江南提督，瞿授鄖陽總兵。寅庵所統將士，並升賞有差；而寅庵僅給
孔雀翎而已。援全州，全人避亂之舟，恃寅庵軍爲衛。既解全圍，殺賊六七百，湘流皆赤。全人
感其德，頌頌之。』其爲人如此，其詩安得不佳。

庚申二月弔□曲肱先生四絕句，其一云：『登堂悔未識清徽，太息鄉閭達者稀。旅學
孤兒京闕遠，遺言易簣不教歸。』己未七月訪先生未遇。拙詩有云：『小橋斜臥瞰溪流，梨
栗分行護一樓。聞道清標偏不見，山人水玉作簪頭。』其二云：『頻年示病厭甘腴，覓得奇

方貌更臞，死亦風流從古少，爭傳誤食牡丹酥。」（翁宿有吐血症，常以蜜煎牡丹食之，竟以此致死。）其三云：『寂寞偏宜別署開，舊村相望隔塵埃，貽謀最重桑麻業，豈但區區避世來。』（翁命子習農業，結樓距故村數里，徧植梨栗。余舊訪先生詩云：『谷飲巖棲二十春，乾坤搔首尚烽塵，翛然不住開村落，恐是桃源避世人。』猶未爲知先生也。）其四云：『丹青我亦寄清閒，點筆常愁俗未刪，欲問先生真得意，尙留幾幅在人間。』（翁有畫癖，得者珍之。余贈詩云：『虎頭妙畫盡通靈，癡絕揮毫不暫停。我亦折磨心眼手，一生真癖在丹青。』）

左太冲撰三都賦，置筆硯於廁上。歐陽永叔歸田錄云：『錢思公雖生長富貴，而少所嗜好。在西洛時，嘗語僚屬言：「平生惟好讀書，坐則讀經史，臥則讀小說，上廁則閱小辭，蓋未嘗頃刻釋卷也。」謝希深亦言：「宋公垂同在史院，每走廁，必挾書以往，諷誦之聲，琅然聞於遠近。其篤學如此。」余因謂希深曰：「余生平所作文章，多在三上，——乃馬上枕上廁上也。蓋惟此尤可以屬思爾。」余亦有此癖，常覺其不能已，固爲漫爾，而至樂存焉？以此每遭迂庸婦嫗交笑之。彼豈知書味醞醞，遠勝挾菸絲吸之者萬萬也。石征虜廁設香棗，

寇萊公廁上燭淚成堆。古人於廁室，亦有知尙華侈者。余嘗云：『結屋不可無精雅之廬室，艷婢列侍雖未易致；水匱及書廚二事，不可缺一也。』

□□□好書。嘗有人嘲之曰：『汝終日讀書，如何過得去？』□□亦笑答之曰：『汝終日不讀書，亦如何過得去？』問者爽然！

往年撰換紗謠，有序云：『聞有小縣因抵制日貨，土布缺乏，紗工增價；或逕攜紗向棉莊換之。而其縣官縱意聲色，苛斂不已。因此作謠。』其辭云：『紗換棉花；棉花依然紡成紗。新婦腳車姑手車，（舊式紡車分用手用脚二種）一燈分照東西家。小縣連年穀價賤，亦不棄擲如泥沙，却怪城中物騰貴，洋貨充斥農民嗟。農民嗟——婦女愁；「絲棠棉麻職所修，助夫辛苦誰能休？」近聞縣官急誅求，庶事龐雜樂事稠，自從正月開燈市，中間生日賓轄投，萬金不惜選歌舞，（一度費至四千金）夜深喧笑爭纏頭。（歌伎與諸伶有爭者）官言「政平與未已，與衆樂樂民何憂？」許攜絲管出闌闌，知音寂寞雙蛾羞。（戲院自縣署聘來，初設城廂，後徧歷村社。數月，以座費不敷始歇）雙蛾羞——農婦歎：「君肯妖裝學花狙，

(且本字)滿頭珠翠兼金鑽，一出千人萬人看！還家我獨傍篝燈，棉花價高紗快換。呼鄰共紡亦論斤，百六十錢笑顏算。」(近日紡紗每斤價增至百六十文，向所未聞。)「逾數年有嘉禾某君見之，喜題數絕，中有『此是香山諷諭詩』之句。

婉轉美入，謂之刺諷；譚言微中，謂之滑稽。若唐樂天公秦中吟諷諭等詩，世皆以流易近人爲其體；不知其妙處乃在筆無滲漏，辭義深嚴。非果有纏綿悱惻之心者，不易爲也。余少時感某邑事偶作換紗謠，投之報館，署名兒戲。見者疑爲邑中名士某公之作。某公以俳諧稱，而報館亦因列此詩於諧著，可謂識者無人矣。後有人以問余，果爲余作否？余但曰：『拙詩已不復類此矣！』其人亦莫喻余旨。蓋此詩實率爾之作。平生且不欲效太傅，况敢竊附於俳諧乎？

己未七月十八晚，□□□□□昆仲攜笛見過，同遊西郭，適余病瘡，竟虛夜遊，因示絕句云：『西郭歸來笛韻和，更難二妙共經過，逢秋臥病真成例，奈此連宵月色何？』(□□沿途攜笛而歸，真如神仙中人也。余頻年入秋皆患瘡，今秋起於七月十三，病後連夜月明如

晝，負負！回念昔遊，如在天上；詩辭雖俚，不忍不存矣！

又閏七夕借口蘭口戲作，兼調其兄口口。頃口口北上，分袂兩次，方能成行云：『一年兩度鵲橋迴，牛女頻逢事費猜！——恰似行人分手後，出門還復入門來。』不比尋常暫渡河，霎時分手又相過，醉來欲捉雙星問，意外何人喜更多？』再調蘭口云：『銀河經歲繫相思，判袂何妨一月遲？近日天公偏省事，故教天上展佳期。』時口口武昌校假展一月，因全國學潮事，校長初蒞，恐費週折也。省事二字，寫天公亦不免圓滑耳！一笑。

少自先人播遷某城，其地舊時繁麗萃於西南。清咸同時，遭官軍焚燬，樓臺甲第，盡爲瓦礫。城垣被拆，僅存六門，今祇高墩夾峙而已。上坊口口門，久成荒逕，風景尤美。童時輒與羣兒遊釣於此。己未仲夏，復偕龐芙生甄蘭士過其地，將有誅茅之約。踞坐城端，興懷往迹，相顧不覺皆爲已冠人矣！恐此後清遊頓稀，尙不免風塵契闊之累，慙然成詠，并索同和。其辭云：『江上荒城半草萊，高原憑弔自增哀，尋常一坐他時憶，淡薄三人野客猜。龜策何須勞太卜，鶯花畢竟費（一作屬）清才。繁華更說前朝事，六十年來賸劫灰。』

己未秋，某地重修東嶽廟演戲，合請某老宿撰聯，命余捉刀。遂援筆擬門首聯云：『東嶽畝（杜詩兵車行，「禾生隴畝無東西」）戎馬六十年事（指洪楊之事），一炬荒涼嗟往事。嶽牧唐虞，謳歌數千載後，萬方底定更何期？』臺柱聯云：『東南賓主，盛事邈當年，重對管絃歌舞。嶽瀆公侯，崇禪還此地，不勝陵谷滄桑。』又後院聯云：『依稀城郭人民，空瞻函谷東來氣。如此河山風景，願視嵩高嶽降神。』按廟創自唐代，右倚城堙，規制宏敞。志載每年三月二十八日神誕，城鄉士女慶祝最盛。清咸同時經亂，城拆廟燬，僅存後殿基，及門左明景泰萬曆清康熙重修三碑而已，餘基盡墜作菜畦麥隴，一望蒼涼，人跡罕至。至民國戊午冬，有少年頗好事，捐募興建。明年春復釀費演劇，一時廟貌煥然，裙屐沓至。故老相顧歎曰：『七十年來所未有也。』時國事隳隳，強鄰侵脅，政體數變，全國方譁然，故聯中感慨係之也。

聞人云：『有嘍咷廟者，在山中。廟甚古而無考，不知所祀何神，每年八月十八日賽社。各村爭飾及笄女子乘馬列隊出遊，云以樂（樂去聲）神。屆時遠近蓄馬之家，以馬相假，謂

之「馬母舅。」有酒食糕餅之餽。余曾代人題廟聯云「爰成有象占周易地古何人注水經。」按易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又旅人「先笑後號咷。」水經注「號亭，俗謂之平咷城，或亦謂之爲號咷城。」號，均平聲。惟廟名係作嘯。先是鄉人乞聯於某公，某公以爲疑，故卻其請。後復命余擬作，余答曰「號咷與嘯咷，其意當無異。書作嘯，昔人恐村民識字少，誤讀號爲去聲也。」遂以前聯進。嘯字見絃索辯譌，惟字彙補收之。又戲成柱聯云「恥爲阮籍窮途日，想見包胥復楚心。」直是說着要人號咷矣！

余嵌字集句碧落堂聯云「碧山清江幾超忽，落花飛蝶共徘徊。」上句李白送祝八之江東，下句雍陶美人春風怨也。又有集杜甫越王樓歌「碧瓦朱甍照城郭」及蘇軾二月二十日開園詩「落花飛絮滿衣襟」者，惜嫌朝代相隔太遠耳。

袁隨園愛美人長白，不喜聞人說生子。又性不拘檢，而不解梟廬，不喜仙佛葬師陰陽家，集中屢見關仙謗佛嘲偶像嗤迷信之作。作詩不喜次韻疊韻，不善書，皆與余合。嘗有句云「學書不就求人苦，佳句雙存割愛難。」小生拙劣處，被渠道破矣。近世樊易諸人題詠，亦

多假手代書。隨園又云：『久離祿仕而戚里紛紛誣諉不已。初頗厭之，既乃有悟於物理，變噴爲喜。』其詩有云：『樹堪避雨偏多鳥，水不通河少泊船。』可謂善解嘲矣。余亦有此感，亦不厭人之噪聒。蓋性本慕恬退。拙詩嘗有『自不干名無可怨，人爭識面轉難親』之句。今讀隨園詩，先得我心矣。又其遣懷句：『聰明得福人間少，僥倖成名史上多。』亦與余詩『世人大名終有幸，人間清福得來難』之句相似。其說詩句『選詞如選將，非勝不用兵。』余少時亦與之意同。又隨園五十歲後數染鬚，足見其天性愛好。余他日未知亦如此否。一笑。

隨園詩格，實在蔣趙之下，殊卑卑無足論。然其主重性靈，一革當時餽釘擿擗之習，其功有足稱也。余丁巳十一月十一夜產女，寤生不舉，作五律二首云：『望女心偏切，（余惟愛產女，頗有中郎辨絃傳書之羨。）分明願已償，虛傳吳小玉，暫降杜蘭香，貌喜真吾似，腰憐口母長。返魂應有術，一誤恨難忘。（本尙可蘇救，因余疎忽致殞。）』『月下江流迥，閨中獨淚零。親心何日答，（未生時，堂上數遣人來問。）家難昔時經。墮地原辛苦，生天定性靈。慰情陶靖節，腸斷不堪聽。』曩見小倉山房詩亦云：『余春秋四十有三，尙抱鄧攸之戚。今

年六月二十九日，陸姬生男不舉。五律四首。其前後二首與余作甚似錄之云：「半日爲人父，三生事可嗟。如何投玉燕，忽又隱曇花？壯髮初離母，長眉頗類爺。木皮棺紙薄，裹汝送泥沙。」老母含愁坐，殷勤作慰詞。道「孫生有日，恐我見無期。」此語何堪聽，全家一味悲，蒼天與人隔，何處問靈龜。」又有「漫說胞衣紫，莊公亦寤生」之句，則亦以寤生不舉者矣。

余畫櫻桃花海棠絕句云：「姚魏由來重洛陽，靈祠玉藥說維揚。他年莫負看花眼，日本櫻花蜀海棠。」蓋嘗謂「余無他事須至日本，獨看櫻花與華嚴瀧耳。」

余少始爲詩，常求能攻我者，無不敬之；至讚我者，亦無不愛之。攻者雖有時不中肯綮，要皆甚有益於我；若讚者苟不確，轉不如攻者之爲愈矣。攻人詩易而讚人詩難也。並世可語此者幾人乎？

昔人云：「三折肱知爲良醫。」詩文亦然。善下箴砭者，必善詩文者也。詩文非至善而好評厲者鮮當矣。或云：「有清一代，議論愈工，詩文愈下。」此殆有激之語，惡時下妄人喜譏彈刻薄者耳。實則清代詩文何嘗盡下？其論詩文法，何嘗盡工？或曰：「趙括不爲將而著

書，當不減孫吳。」余笑曰：「第聞括徒讀父書，不知其能著書也。」

余此輯不欲論詩法。子美寄贈太白云：「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此正善論文而不輕論文者之言。豈有李杜而撰詩話貽後世乎？

余性好客，嘗贈座客云：「食苹思好我，伐木愧伊人。」用小雅鹿鳴「人之好我」及伐木「矧伊人矣」句。又嘗自書鹿鳴伐木於座壁左右，亦聊云「迨我暇矣，飲此湑矣」而已。若云「示我周行，求其友聲」，則不才何以稱焉？

溧陽狄平子平等閣詩話：「嘗謂美術之進步，以續法爲濫觴，而書畫不與焉；人心風流之改良，以詩爲嚮導，而書法不與焉。」餘杭章太炎分美曰：「淨麗韻旨芳柔。」其言皆有可備探處。

袁隨園賀陳古愚新婚云：「阮修婚費名流助，張祜才華女子聞。」又「貧士家原須健婦，高人妻亦喚先生。」余尤喜前一聯也。

唐元結以不飲酒者爲惡客。此非謂酗酒反不惡也。余謂今少年場中，每見男子吸捲

菸女子嚙瓜仁，此真惡客矣。此等物偶拈之亦可，但人宜保持其天然之雅麗，今豈以搖唇鼓舌反爲美態耶？余曾戲擬一絕句云：『人前啓齒漫含羞，頰動頤張苦不休，菸葉瓜仁都戒却，自然酴醾亦風流。』酴醾風流，事見世說。吾人飲食時宜少，豈有習爲佻達，乃藉捲菸瓜子日夕不去手以爲美少年舉止固應爾耶？可笑也。

此
页
空
白

絕俗樓我輩語卷二

美博士杜威曰：『編織一事，可以概括人類進化之歷史。』清淮安萬年少壽祺多材藝，詩文畫之外，兼曉女紅刺繡。余亦喜佐閨秀擘絲剪勝之事。故題詩亦多。嘗有『閒佐紅閨理繡箱』之句。

余觀歐洲地圖云：『乾坤何處是吾鄉，紙上從人說混茫。海水天風夜澎湃，飛航昨夢大西洋。』喜得□□自法書云：『酒醒寒宵思欲飛，十洲三島願猶違。深閨不惜燒銀燭，海外吳郎有信歸。』

□□詩便爾有一日千里之勢，答芙生書一首，意調渾成，去古人不遠。詩云：『久客長安夜，鐙深雁過初，坐成千里思，時枉故人書。遠意勤相念，高懷詠正孤。元龍湖海士，豪氣未消除。』遠意高懷二句，正承故人書來，均指□□而言。此詩所以佳在此。

余答芸史書云：『承示京師看牡丹一律，甚佳。雖置之唐代名家詠牡丹諸七律中，亦須分一席；正恐未必不後來居上耳。我輩語中又得一好資料矣！甚喜甚喜！』其詩云：『紫丁香裏憫忠寺；綠牡丹時白紙坊。勝賞幾人同跌宕（一作杖履）此花開處有滄桑。一年好景無多日，三月春風便散場。看徧長安千萬戶，管絃何限送斜陽。』余次韻奉和云：『五年旅食京華地，幾度看花入梵坊。高士由來偏愛菊，野人祇是學栽桑。洛陽春色真如海，李白新詞最擅場。我向畫圖空點染，苦將花品證歐陽。』永叔有洛陽牡丹花品序，故末云爾。

某年傳聞友人口癩汀死，余遽擬輓聯云：『得名早，遠遊早，娶婦早，生子早，記昔日閒共幾人評，同學爲君先屈指；風貌佳，舉止佳，文采佳，吐屬佳，問少年竟歸何處去，遺容付我待招魂。』余曾爲君畫像麗都，聯中語語紀實。後始知其訛傳。余已悵悵十數日矣。

庚申春有離婚再締婚於之江者。余贈聯云：『江浙歸來遊歷草，瀛寰移種自由花。』又題宜男圖贈之云：『纖手親煩製繡襦，門前計日看懸弧。老兄倚醉閒多事，替寫宜男第一圖。』今年湯餅定須嘗，賀簡先愁錯弄聲。我是維新談主義，（時方有倡無後主義者，主

義二字可笑！故戲及之。祇應生子笑君忙。』又上元初九月夕送其新婚初別云：『五湖會說泛扁舟，歸路君今擁莫愁。猶似初逢嬌澀態，憑肩烟水話杭州。（係約婚於杭，締婚於寧，並載甫歸。故云云。）』『門對江波倚畫樓。怨儂夫婿去迢迢。旁觀惹我難爲別，燈月新春第一宵。（時隔河方見試燈。）』以上諸詩近浮滑，俚句尤多。

幼聞某地謠云：『養麥養麥，三寸開花。我年四十，尙未有家。』又『白紙一張，寫字（本作鳥字）幾行，拜托信客，寄給（本作寄到）我郎（郎在外邊，本作外身）貪花愛色；我在屋裏，安身不得，靠着紡車，供口不活。』二歌音節意境並妙。

清明日晚見城中隨地棄，擲有杜鵑山礬等花，雖未出城，亦知是日爲清明矣。余嘗有絕句云：『山礬躑躅殿春暉，自詫清明出郭稀；向晚殘枝隨處擲，人人帶得野花歸。』又稿，清明竟未出郭，日暮市中拾得山花，戲成絕句云：『祇因沈醉負春晴，誰把花枝撒滿城，認得山礬兼躑躅，漫猜今日是清明。』後作似稍勝。

嘗羸疾，客中雇得乳傭，戲成三絕句云：『上堂初露領螭蟻，老去張蒼意自迷，伏質曾

憐肥似瓠，豈堪齒豁乞刀圭！『羅衣偷解自消魂，鏡下輕摩記摺痕。恨殺麤豪王武子，竟教人主詫蒸豚。』遺事何人說李唐，岐王暖手玉肌香，溫存却笑三郎拙，但解雞頭得飽嘗。』

余辛庚後每歲有憶花詩，率二絕句以爲常。弱冠前後，藉抒騷怨之作也。其詩瑕瑜互見，惟不忍盡棄，今俱存集中。其尤譴劣者數首，刪留於此。原一續之二云：『歷亂風吹鐸語頻，空庭獨聽太傅神，窺簷狐老依稀見，爲訝來疏不近人。』原二續之二云：『春花秋月儘推移，許傍香巢悵昔時，來去恰如花裏燕，只爭去早與來遲。』原三續之二云：『鬢多釵滑奈君何，自折櫻花記不訛，親見象牀臨鏡立，梳頭曾作美人歌。』原四續之二云：『當日相逢亦偶然，誰知別後倍纏綿，仙源有路回頭誤，祇許天台住半年。』今集中次序已略易，或闕一首。截至甲子，得詩十六首。存集者十二首。

鱸年見劉克莊落梅一聯云：『痛叱山童持帚去，苛留野客坐苔看。』不覺失笑。後來亦有賞梅句云：『呼奴夜換銅瓶水，禁婢朝熏玉鼎香。』則又以爲劉作如村學究，余作不免有執袴氣矣。又金劉著文有句云：『廣酬使合成千首，醒醉寧須醉百觴。』余賞梅詩亦

云『便可閒添詩百詠，豈因病廢酒千觴』。適與之合，皆俚甚也。余此詩故作豪華語，究竟是詠梅，不是詠牡丹。詩中夜換銅瓶水，禁熏香，添詩百詠，牡丹無此故事也。自中唐以來，此類惡詩多矣。初唐四家尚不至如此不堪也。

馮贄雲仙雜記：『杜子美號詩王。』法國陰格理畫鄂謨加冕圖。余以爲必求詩王，庶幾英之莎士丕爾乎！老杜鄂謨正堪配饗耳。嘗畫莎翁像，系以詩云：『鄂謨加冕國人推，廣大香山教化持。欲得詩神與詩聖，莎翁杜老是吾師。』『至今遺墓委荒榛，石像雕鐫尙有神。』（莎翁石像及墓，極爲世所保重。）閒殺布衣東亞士，也留長髮學詩人。（歐美詩人多蓄髮。）

余弔某女士詩云：『弱質清才苦自侵，旅魂飄泊感難禁。娉婷廿載悠悠夢，生死三山脈脈心。（生卒皆在福州。）蘭薰門前應見忌，蓬壺海外可能尋？最憐萬里還鄉路，（僅一歸□□）來去匆匆淚滿襟。』

學詩不宜次韻，惟昌黎山谷一派又當別論，然亦僅在二公方可耳。至槩樓坡翁者，次

韻尤不能學爾。（坡翁趁韻之才，妙絕古今，無可學，亦不必學。）

拙詩『隔斷紅蓮不見人，依稀香語水邊聞，搗來艇子閒相傍，畫取湘波六幅裙。』此所謂天地間不必有之詩也。

余曩贈客見訪云：『握手何妨便率真，相逢亂後漫含辛，飄零莫說從前事，我亦風塵骯髒人。』又一首有『名士須論品格高』之句。

某年報載粵東沈春雨發表與陳淑君先訂婚約後嫁譚仲達之事。謂女士原有寄春雨惜別辭二首，遂錄之。此亦一重公案也。惜分飛云：『飲馬長亭驚折柳，淒咽寒蟬永晝。憔悴黃昏後，孤燈耿耿尋紅豆。冰雪心情還似舊，重理愁絲萬縷。淚灑青羅袖。情絲永繫鴛鴦偶。』蝶戀花云：『秋色滿庭風掃葉，細雨敲窗燭影時明滅。獨倚繡床愁萬疊。沈郎應解傷初別。寸寸柔腸千萬結，客館淒涼待向嬋娟說。高唱陽關頻擊節。馬嘶蓬戶聲嗚咽。』沈君識其後有云：『往事已矣，誰實爲之？使我祕密之情辭，竟作辯誣之證券，是可痛也。』余謂此事三人皆不錯，特難乎其爲沈君耳。

英國在十二世紀能了解社會真義之人不是歷史家；乃詩人威廉·莫利士二人。若在歷史家，僅晚年稍微覺悟之格林。

余有『羲之作字腕如鵝』之句。出自口稼口先生云：『聞之某先輩云：「王逸少一生愛鵝，取其頸宛轉有力如書家手腕耳。」』此說頗新穎，故採之。

『孤艇浮江漢，青春接混茫。』髣髴憶之，不知是何人句。余五七言近體，落句不喜用同一紐之韻；又一三五七等單句，喜隔別用上去入三聲。得之夙悟，自以爲少時用功太纖碎，不敢告人，恐爲人訕也。後見朱竹垞集云：『富平李天生謂「少陵自詡晚節漸於詩律細，曷言乎細？凡五七言近體，唐賢落韻共一紐者不連用，夫人而然。至於一三五七句用仄字上去入三聲，少陵必隔別用之，莫有疊出者，他人不爾也。」始聞尙未深信，退而驗之，果然！惟七律中八首不符；然考之宋元雕本及文苑英華證之，則皆驗。』云云。按此論自天生發之，竹垞表之，雖於詩道無關宏旨；余近所作詩亦不盡然。第念少時乃有此會心處，又適與古人同，故自喜耳。

余嘗與口書云：『繳還令姊文二卷，極可珍也。綴二絕句。若尙有生前往來小簡，祈并檢示。足下作行狀時，沈痛處，宜切實寫之，毋稍諱，此正文字生色處也。拙文不足增重百一，然表彰淑德，至不可已！足下况在骨肉，尤難恕置。卽泉下人知吾輩有此輩，亦當自顧潛然矣。』惜其人不足語也。余詩云：『標格端然勝所聞，重泉何處托清芬！那知書客六年後，定汝紅閨手寫文。』『才人多感况蛾眉，玉折蘭摧更不疑！祇惜香魂長寂寞，墓門誰與薦芳卮？』

己未仲冬有直隸少婦，結束作男兒，問關南來尋夫者。被逆旅擲揄，頗受委屈。拂然留三絕句而去。詩意可敬，而詞殊未稱。余因潤色之。嗚呼！異紅拂之奔衛公，疑叔寶之來紅介！思婦樓頭，偏傷楊柳；封侯塞外，但博蒲萄。僕也飄零，有同感矣！其詩云：『深閨自惜鎖紅顏，夢裏何曾歷險艱？北江。南。無。信。息。從。今。悔。上。望。夫。山。』『桑。弧。蓬。矢。力。難。禁，一。曲。韓。娥。恨。已。深。誰。信。楚。騷。幽。怨。意。夫。君。不。見。感。余。心。』（原作尋夫不見獨傷心。『卷。耳。懷。人。化。自。周。虺。隤。我。馬。歎。淹。留。漫。言。南。浦。春。波。綠，難。洗。桃。花。頰。上。羞。』（漫言一片章江水，難洗今朝滿面羞。）

女子始嫁後，稍稔微拂，輒泣，此固不關其情好濃否，實數見不鮮也。曩嘗改一女子絕句云：『女伴匆匆競自媒，寄言儂已悔新來！何如一世娘邊住，嫁得情人哭幾回。』原意一字未失也。所識諸年少，偶涉世務，每易悵惘不自得；余常舉似此詩，輒相視一笑！

余弱冠前後，翩翩自喜，曾有憶花詩，凄然成帙，每賦輒二絕句以爲常，亦騷怨之遺意也。現存集中尚多。錄其棄去者於此。初作云：『奇氣天教屬女流，飄零欲訴漫含羞！逢春獨灑花前淚，蝶粉蜂黃恨不休。』『遶堤重問舊遊園，指點珠塵宛尚存，門外如銀滿池水，匆匆曾照兩眉痕。』後憶花詩云：『車馬魚山自斷魂，寂無消息况今番，憐渠嬌小辭家日，狼籍冰壺血淚痕。』『傾盆一夜水通渠，廢圃朝來雨點疎，紅袖恰傳官喚去，阿香何力挽雷車？』續憶花詩云：『歷亂風吹鐸語頻，空庭獨聽太傷神！窺簷狐老依稀見，爲訝來疎不近人。』『當日相逢亦偶然，誰知別後倍纏綿！仙源有路回頭誤，祇許天台住半年。』三續憶花詩其二云：『鬟多釵滑奈君何，自折櫻花記不訛；親見象床臨鏡立，梳頭曾作美人歌。』四續之一云：『春花秋月儘推移，許傍香巢悵昔時，來去恰似花裏燕，只爭去早與來遲。』餘存

本集不複錄。篇中殊多穉弱之句，亦不復可得矣。韶華一逝不返，舊事空賦遊仙，悲哉？

俄陶斯道小說中有『據馬車中，告車夫以情婦所在，馬聞之亦引爲大樂。』此何等境也？余喜題其眉端云：『腸斷豔陽晨，魂銷綠水濱，誰能騎駿馬端去訪情人！——駿馬應同樂，情人尙帶鬃；娉婷兼腰，欲換總悲辛。』恰似初晚唐人手筆。

蘇俄政府聞爲神經過敏之兒童，新設一極堪注意之學校。大抵在天才與狂人之間，有密切類似之點。故對於此類兒童，一起便教授音樂繪畫雕刻作詩。不僅教授成績甚好，且在改良兒童神經系統也。

聞人唱粵西謠，有劇可賞者，錄二首於此云：『妹會哄，十回哄來九回空；——哄哥麻籃裝得水，哄哥拿網攔得風。』不是哥妻喊不應，不是哥雙喊不聽；——急水灘頭放鴨子，越喊越去越傷心！』音節意境並妙，非尋章摘句者所能幾及也。

子虛賦：『皓齒粲爛，宜笑的皦，長眉連娟，微睇絳藐。』余嘗用以題畫，真覺其刻畫盡致也。

□□□師母哭高蕃妹云：『孤燈耿耿照愁人，萬疊愁心鬱未伸，往事不堪回首憶，夢中相見苦難真。』『金蘭昔日偶相逢，仗義何人患難中？生死交情餘一慟，湘筠不比淚痕紅。』語語真摯。

余代□□□師母輓其寄母高孺人周氏之喪，蓋距其寄妹之歿僅數月耳。聯云：『一千里夢斷江關，滿地干戈擾攘，望樓槍未掃，故國增哀；遂使征途常梗，歎至今擾攘未休，攬鏡自憐，畢竟報恩無日。二十年親如骨肉，箇儂身世零丁，幸母妹相依，閣門推愛，那堪噩耗頻傳，念從此零丁彌甚！舉觴遙奠，惟應抱恨終天。』此庚申九月十七夜枕上所擬，當時神會，亦不自知其何以有此也。聞其寄父□□□先生之家人云：『先生得聯時痛哭累夕，家人轉相疑詫，不知聯中係作何語，竟使先生悲懷至此也。』先生書來，亦自云：『讀之悲梗不已，』信乎文之能感人有如此耶？

我輩語中久不錄他人之作，便覺此書遜色。頃檢□芙生稿數首，其一□□女士主持某校十五年，始終如一，成績斐然，可觀！久爲社會所信仰。近偶發遊湘之興，遂決然辭去，學

生環請留任，至有淚下者，足見其待人之誠，學生悅服有素也。於其行，爲書梗概，并係詩云：『茗茗女中英，巾幗而鬚眉。學風賴以開，化雨惟其時。教育十年來，親如母撫兒，名譽溢女界，稱號宜女師。一旦堅辭去，出遊湘水湄。遊湘弔湘君，黯然切心儀！不礙柏舟汎，還賡檣楫詩。依依牽弟子，得無傷別離。』詩中『遊湘弔湘君，黯然切心儀』二語，真傳神之筆也。又其尊人口口先生集句贈聯云：『秋水爲神玉爲骨，山礬是弟梅似兄。』亦非師母不足以當此也。其二送人赴滬云：『江柳新青江水流，舉杯聊勸醉方休。黯然又聽陽關疊，故國他鄉相對愁。』君去真教冀北空，錦城遊屐歎誰同。癡心尙有嬌桃李，深盼春風化育功。』豪情更有女元龍，濁酒新詩氣自雄，不詠飛蓬斷腸句，扁舟共唱大江東。』年來愁病困鄉關，破浪乘風付等閒，莫遣離情如逝水，雲中勤寄雁書還。』又其尊人亦有同作云：『又唱驪歌展道謀，匆匆行色錦江頭，多情最是東流水，遠送行人海上遊。』此去無須更問津，征途依舊歲華新，同行喚得閨中友，縱是離家恨未真。』畫輿詩情兩自豪，往還曾不薄兒曹，論交我亦忘年友，爲盼登龍長價高。』老去心情作別難，聊將兩字祝平安，報書有待挑燈處，風

雨鷄鳴夜不寒。」

相傳柳如是不過一黑臉矮小女子，潑辣異常；並非姝麗婉嫵也。出身女閭，易男子裝，夜自奔錢牧齋尙書，仍蓄面首二十人，卒能以節殉尙書。人重其晚蓋；余則覺其一生行事，無一處不可重也。此語不足爲拘拘小儒道之耳。某年旅泊海虞，曾繪其墓，并系以詞，頗致推許。見存集中，複載於此：『問前朝幾編青史？紛紛毀譽休數！紫袍烏髻曾相訪，便抵衛公奇遇。時非主！——算空老庾郎蕭瑟江南賦。歸來閒住：贖吾谷霜林，尙湖烟艇，曾是共吟處。千秋恨，都付絳雲一炬！才人身後酸楚，新孀况遣逢豪族，一死尙書知否？空惜取！——向荒逕蘼蕪小塚傳縑素：桃花低護；正夕照鋪紅，東風裊翠，腸斷更無語。』嗚呼，在當時必欲致之死地，或遇之亦不以爲奇，且加魂詆；及已死千百載後，乃反傳爲風流佳話。世類此者，蓋比比然矣！可勝道哉？

余有輓口母吳太孺人詩六章，頗以纂組見稱。詩云：『人間萬事似須臾，小劫興亡歎白駒，坐看揚塵到東海，忍將消息報麻姑。』（生於清，卒於改革後。）『斷機泣杖母兼師，婚嫁

勞勞獨主持，屈指門風誰比數。池塘春草一家詩。〔哲嗣□□□□二君，並有鄉譽，號稱二□。〕後代毋忘祖德陳，含飴親見弄孫人。傳家石硯須珍重，無復高年話苦辛。〔世守詩禮。諸孫咸駸駸嚮學。〕婦學千年料可傳，買書不惜質釵鈿。琅琅上口翻惆悵，病裏班昭女誡篇。〔女孫並知書，有肄業於余者。〕門下門生迭起居，蓼莪同廢感何如。春風滿縣栽桃李，何必河陽奉板輿！〔二□君教授閭里將十年，門生至數千人。長公□□習法政，現充某地推官。〕輓歌哀感屬名流，道上行人聽亦愁。愧未生芻稱弔客，漫勞高士比南州。〔時余方蟄居，未往會葬。〕篇中隸事頗斟酌，如『人生忽忽如白駒過隙，』本呂后語。麻姑事見顏真卿仙壇記。漢明德馬皇后云：『吾但當含飴弄孫。』分甘抱孫，王羲之事。今人含飴分甘并爲一談矣。班昭疾在沈滯，而作女誡。年七十餘而卒。王褒門人受業者，並廢蓼莪篇。郭太母憂，徐穉往弔，置生芻一束而去。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必多注，便非佳詩。故此詩余殊未愜意也。

壬戌東邁，某丈餉詩四絕，丈亦嶽奇歷落人也。足跡未出里門，而豪邁愛士，且喜美饌，

悉有同嗜。賦詩報之云：『故國分明別恨同，申江此去惜匆匆。眼中珠履何須數，相賞豈歸有此翁。』元龍豪氣古今稀，留滯平生與願違。未出里門人不信，爭詢四海幾時歸？』賃廡梁鴻亦可哀，相隨舉案婦無才。瀕行却憶誇精饌，未及邀公把一杯。』月旦評成詫一州，眼前百事不勝愁！時人碌碌真奴輩，肯許狂才目我否？』

拂水山莊贈江寧流寓者云：『滄桑流寓隔塵寰，白下何須夢裏還。贏得閒居清興足，尙湖烟水劍門山。』閨中省識馬江香，謬賞慚余漫自狂。（其閨中亦知書畫，余問吾谷馬江香遺慕，有中年婦人爲余備述之。且極賞余所繪馮鈍吟蓼圖，及題畫詩。）風雅一門堪快意，文姬他日繼中郎。（所生僅一女八齡。）』

余常熟寫生紀事云：『湖水山光約伴行，熟梅天氣雨初晴。個儂自愛江南好，白帽烏韉學寫生。』

東坡少年出峽時，意氣甚盛！其詩有云：『囂囂好名心，嗟余豈獨無？』紀曉嵐評云：『真語轉高。』余弱歲浪遊，亦有句云：『肯近時名本自狂。』倘遇東坡曉嵐二公，當相視一笑。

曩題朝鮮閔妃畫像云：『黍離誰復憫宗周，獨遣佯狂萬古愁！杜宇春魂精衛血，人間補恨竟無由。』果使三韓奉版圖，偕亡胥溺定何如？笑談難解麻姑意，閱到滄桑淚滿裾。』

少以詞呈虞山張燕園先生鴻，頗荷激賞，以爲『頗有白石意境，清妙婉約，不同凡響』。又謂『若加以夢窗之澀豔，清真之柔厚，則可與鹿潭仲修杭手矣』。率率勞悴，有負期許。實多。先生曾有登虞山次和余滬上重九日之作云：『平原一望莽（平）蒼，冷紅楓舞秋堪數！繁霜入鬢，峭風吹帽，年華先誤，况更高寒，棲鴉倦雁，投林歸去。問拏雲心事，渡江意氣，都付與醉邊語！極目天涯何處？剩叢茅白藏樵路。黃花待采，晚香落盡，枉拋辛苦！剩有空山木犀開否？禪房幽旅！把茱萸子細看時，斜陽半江吞吐。』先生本出世間，早歲擅詞，與同邑黃摩西先生人（字夢閣）齊名。清季自朝鮮領事府卸職歸，遂不復出。觀前闕慨當以忼，可以想見其生平矣。

玉屏居士□□□任教金陵大學，年少敏慧，儀止修潔。所娶富家女，有廢疾；玉屏頗有難言之隱。嘗以詞就正，且堅約余同居金陵，以便日夕相資之益，余竟虛其意也。其荊州亭

一詞云：『鸚鵡漫多言語，賺合無情兒女；一對可憐蟲，從此錯聯鴛譜。憐汝偏將恨汝，佳侶翻成怨侶，鍊石補情天。借問媧皇何處？』余和之。玉屏屬題其像，戒作時下俚語，而余仍不免『這箇』也。玉屏當復一笑！『這箇少年我認得，胸懷朗潤貌淵默，斗量車載彼何人，願君却化身千億。』末句恰言小照也。

玉屏詞風骨尙未成，因其已不幸短命，（以腸瘤剖腹死於客次）爰並存之。可傷已！
和余陂塘柳云：『黯蕭條，一燈如豆，臥聽簾外風雨。夜江無限淒涼意，獨客自吟愁句。曾幾許——早蝶舞西園，又燕飛南浦。年華漫數；歎芳草含煙，天桃無主，倏忽送春去。風流事，轉瞬皆成千古！佳人才子何處？珠光鬢影當年態，都付入漁樵語。休記取傷心是年年。作白門飛絮韶光暗度；悵寶鴨香沈，銀釵花落，此恨向誰訴？』

□蘭□客白下時，嘗自度乳鴉啼曲寄余，中有：『東風嫵媚，壓晴簷無邊晴翠。』及『倦羈旅，但何物江南，偏留人住？』之句。余深喜之！

岳州城北門內有小喬墓，上有女貞樹，古色蒼然，紫藤施其上，花時如垂瓔珞也。墓門

小喬墓三字，迥秀可愛，爲陸伯葵學使寶忠所書。旁有權軒，長廊宛轉，繚垣玲瓏。軒名取孫策謂周瑜，『二喬雖流離，得吾兩人，亦足相懽！』之意。余行江南所見美人之墓，秀麗天然，無逾此矣！軒中題聯甚多，殊無佳者。余擬一聯云：『國色相逢，英雄訴與流離恨。兵書罷讀，魂魄應愁鼓角聲。』本事皆未經墓上諸聯徵引，惟兵書云云，出自稗官耳。末指湘中兵禍無已也。

余遊巴陵，有村鎮，洩余撰春帖云：『歲時荆楚，風俗羲皇。』頗雅重。又行岳陽樓下，見大宅門書『春光九十，氣象萬千。』亦典麗。又余爲鄉農書一聯云：『烟花催入宜春字，耕鑿長逢大有年。』則羌無故實矣！

近見有人自云：『近今聯語多失之庸失之易，自梁章鉅後，應革命久矣！湘鄉不作，殆無餘子。』云云。至爲小喬墓所撰二聯，直堪噴飯。聯中言詞不倫，乃自詡爲新學，真可笑也。凡避去陳熟，又措辭自然，則無不脫手如新。運用新名詞固不礙，仍有極佳者，但非淺妄人所可輕議耳。

莫愁堂聯亦多而鮮佳者。僅許振禕云：『遺老空聞龍瀆語；莫愁好作石城遊。』李松雲云：『一種湖光比西子；千秋樂府憶南朝。』二聯尚佳。

柳夫人墓在劍門拂水巖下，錢尚書墓西百步許，斷碣三尺，題『河東君墓』四字。桃柳繞之，餘無一語。亦不着寸椽。最好西泠虎邱，真疥癩耳！

曩平陽李方，不知如何，逆億余必能詞。旋以詞二闕錄示。有某女士自謂一見便能背誦也。水龍吟云：『江湖滿地皆秋，不禁人亦隨秋瘦！濃霜禿樹，淒風捲地，銷魂時候。樓外斜陽，天涯芳草，王孫去後！想佳人消息，朝朝暮暮，菱花裏，眉峯皺！孤館夜深涼透，最難堪，鏡搖紅豆！敲窗桐葉，無端驚斷，歸魂一縷！夢覺此身，依稀猶在，門前烏柏。且慙喚取，濁醪紫蟹，爲黃花壽。』念奴嬌云：『江南作客，數流光又過一番重九，細雨斜風人憔悴，魂斷琴前桂後。峻峭詩肩，蕭疏鬢影，半共黃花瘦！登樓極目，河山歷歷，依舊屈指如水年華，煙消雲散，更不堪回首！重疊愁城牢不破，任彼濁醪十斗。幾曲闌干，一襟殘照，飲恨君知否？個中滋味，此心只好甘受。』

李方他詞未盡工亦傷其已死並存之滿江紅滬上懷歸不得云『黃浦江頭曾有客
思歸正苦歸未得，嶺梅空憶，歲將云暮。明月依稀還似舊，伊人彷彿長如故。祇夙心有約已
相逢，猶羈旅！傷飄泊，江南庾，悲離亂，浣花杜。况中原落日，時聞鞞鼓壯志早成寒夜燼，功
名視若隨風羽。空指點天末是吾廬，頻延佇』方字曰『無隅』號『太寥』貌寢甚頭尖
目凹如猿人但一見之者必不能忘余曾爲寫照君珍之以爲酷肖也一夕以病卒遺藁無
可朝，旅櫬不能歸，余頗惡焉！才華如此，窮愁如此，安得不速死惜哉！

太寥生能新詩，勝人已什伯。其舊詩詞頗不多。余曾見其自題兒戲圖二首。踢毬子云：
『昔聞神技有承蜩，今看兒童學競跳。秦岱鴻毛原一例，只緣眼內太寥寥』捉迷藏云：『一
巾障眼輒迷途，坦坦中庭未敢趨。的是兒曹才識淺，詎知大地本無隅』末句各嵌作者字
號，泯然無迹。自抒抱負，尤見玄解。嗚呼！以此等題而有此詩，宜其欲遇識者而愈匪易矣。

檢行篋復見方二詞。爲之惻然！浪淘沙云：『風物太堪憐！暗換流年。清狂自昔愛樊川。
欲向枕邊尋舊夢，夢已如煙。對酒也徒然，此恨綿綿！人間天上總情牽。諳盡相思滋味了，

月照孤眠！好事近云：『清夜已三更，樹上棲烏啼絕；個個離人戀夢，閒却中庭月。休將往事細思量，往事何由覓？自是伊人隔水，只此情難說！』亦頗平順無疵。方新詩集曰：『梅花』其師廣陵朱佩弦自清力謀爲之付梓，聞將有成議。余亦常耿耿，恨力未逮焉！

余擬題巢居閣一聯云：『湖山隱後家空在，煙雨詞亡草自青。』蓋本出藝苑雌黃，『張子野過和靖隱居，有詩一聯云云。』（卽上聯。）注云：『先生常著春草曲，有滿地和煙雨之句。』云云。』

又和靖句：『水風清晚釣，花日重春眠。』亦可爲楹帖。總之此等勝蹟，最患疥癩，亦最易疥癩，不可不慎之又慎也。

余癸亥春遊花鵑，其地負湖山，恰當靈竺之後，幽蔭已極。心篤愛之名賢詩話：『和靖書孤山隱居壁，『山水未深猿鳥少，此生猶擬別移居。直過天竺溪流上，獨樹爲橋小結廬。』按此則今人爭羨君復孤山之隱，而不知在君復當時尙不免有「入山不深，入林不密」之慨。高賢之迹，真可望不可攀矣！余遊花鵑時，尤愛所謂『眠雲室』。（現僅一尼守

之)他日果遂卜居之願，擬即用君復詩話，顏之曰『小結廬』。未知江海飄遊，果有此勝緣否！

李方又有詠梅花句云：『殘月角聲吹乍起，有時驚落兩三花。』其風神邈然矣！

任詢句：『蘇州女兒嫩如水。』近人楊苦山用此詠水仙云：『到處女兒如水嫩，教人再不憶蘇州。』

裘黛痕女士，文達之裔。嘗以詩詞就質，多可采者。惜余方戒結習，未暇與之細商榷也。次張冰如女士月夜感懷韻云：『涼生翠袖不勝寒，欲寫秋容下筆難！客裏光陰添悵惘，窗前幾見月華圓？』暮春懷素英姊云：『兩心相印憶當年，小謫塵寰各自憐！莫向花前思往事，更逢花落一潸然！』五月四日風雨甚橫，塔下月季爲之狼籍。調寄蝶戀花云：『莫恨芳姿難久駐，繫遍金鈴，不繫春歸去！一種惜花心枉訴，淚兒彈向無人處。豔質易生風雨妬，縱不離披，相賞難朝暮。開落總憑春做主，是空是色誰能悟？』懶調寄鷓鴣天云：『窗外頻聞燕語柔，嫩紅嬌綠漫盈眸。惱人天氣春將暮，幾日簾波不上鉤。臨寶鏡，黛眉愁，半偏雲

鬢懶梳頭，惺忪病起，渾無力。花落春風，倦倚樓。

黛痕又有蝶戀花偶感云：『悵望雕欄天又暮，小立閒階，寂寞憑誰訴。蕉葉欲題無好句，畫簾暗捲廉纖雨。苦恨韶光留不住，屑屑騷騷，只把秋聲絮。更有鄉心難吐處，離魂亂逐飛鴻去。』則真妥貼極矣。

癸亥爲常州李靜珊貞姑繪遺像兼應其姪麗成徵題六絕句云：『一門風雅舊曾聞，閨閣何人最出羣？早把才華收斂盡，祇將事業播清芬。』常州李氏，舊家也。歷世多能文之士。女子亦無不知書。女士甫十一齡，隨宦閩中，從百里卞麟臣先生讀。師命屬對，有『半夜三更半』之句。輒應聲曰：『中秋八月中。』師拍案稱絕。『九死餘生劇可哀，風波歷盡志難灰。束身圭璧原無礙，了了人間一去來。』（十三歲曾護弟妹飄流海中。其平生瀕死者凡十次。以盡力家庭教育，致身社會事業，遂終身不嫁。『國弱民貧孰解懸？翻憑女手奮空拳。瀕危尙肯拋心力，何不多教活十年？』女士死前數日，忽告其友陶奇女士曰：『究竟社會事業，是否應令我一女子獨負其責？』又謂『吾卽多活十年，亦無非爲社會多盡一分心。』

力而已！』鬱懣不類其平日之言。』乞巧空逢織女機，夜深刀尺響屏幃。聘錢未借偏逋負，枉爲他人作嫁衣。』(女士工繡，歷賽各國均獲獎。而所辦各校，虧墊至四千金。嘗藉鍼黹以佐校款。身後篋中無一冬衣，僅書帖數種及殘繡譜而已。』)緬想音徽尙黯然！一生譏忌勵清堅。關心婦女謀生計，遺緒飄零仗後賢。』(女士手創各學校，尤注重女子職業教育，爲我國謀女子職業教育之先河，極爲黃任之諸人所推重。今由其令弟繼掌校務。』)負我何曾我負人！迴黃轉綠幾番新？平生我亦傷翻覆，却借丹青爲寫真。』(女士謂『自問爲人一世，祇有人負我，我無媿對人處。』)疾作時，視物始覺生綠，繼轉黃。此卽不起之症矣！歿後令姪麗成屢催余寫真，信使往還，不遠數千里。余不敢造次，越二年始報命。女士享年四十云。)

此詩真不能不用注，抑已不能謂之詩矣。費纂組如此，卽能工，亦僅可謂之韻語，不能謂之詩。詩非如此等謂也。故應酬詩卽所關頗重，亦萬不可作！但如李女士者，余又安可無言哉？

裘黛痕自署冷香館主。餘事亦好音律。所寓與余咫尺。某君與之同學畫，既聞其遷去。因乞余介贈一詩，余笑置之。今某君死矣，爰爲存之。詩云：『清歌見說駐行雲，才結芳鄰恨

乍分。從此寂寥空對月，不教簫韻隔窗聞！又另一詩云：『偶耽清詠卸妝遲，玉軸牙籤手自披。夢醒秋燈誰問字，風吹梧葉入書帷。』後一詩實較勝，女士來偶見之，意似怫然！

又李太寥亦有題冷香館詞一絕云：『詞宗北宋推清照，女史西泠有淑真。漱玉斷腸今已矣，風流端合讓斯人。』雖爽健，終率易，且推許太過，實未免多事矣！

黛痕詩詞，皆得之母教爲多。曾錄示其太夫人之作。如律詩有『階下並頭花富貴，簾前百舌鳥聰明。』足見一斑。又浪淘沙冬夜圍爐云：『簷外盪回風，鐵馬丁東。一窗燈影暗搖紅；團坐不知寒氣重，詩興偏濃！把酒碧浮盞，醉眼矇矓！支頤靜聽五更鐘；不覺夜闌人已散，月到簾櫳。』

李靜珊女士之詞，居然老作家也。蘇翼遮詠絮云：『早抽條，遲作絮，不見花開，只見花飛處！繞砌縈簾剛欲住，打個盤旋，又被風扶去！野塘村，芳草渡，離却枝頭，總是傷心路！願趁殘春春不顧，葬爾空池，恨結萍無數！』

海門張冰如女士，見示詩詞多首。其詩有『皈依淨業常佞佛，悟徹前因豈怨人？』之

句。其身世亦可傷矣！秋夜感懷，調寄滿江紅云：『悄倚匡牀，布幃冷透西風急。更那堪寒衾獨擁，殘燈明滅？舊約已如流水逝，新愁疊疊如山積。聽孤鴻，天半一聲聲，添淒絕！』思往事，空陳迹；憐別緒，淚珠滴！恨韶光如箭，蹉跎歲月，顧影自憐雲鬢改，蒼茫身世憑誰說？嘆今生，事事不由人，嗟何及？』詞格雖不高，亦復哀切動人也。

浦東朱天梵，少以詩詞書畫金石諸藝，擅才子之目。中年不免紛紜，才華稍稍斂矣。其天梵樓詩有云：『玉簫抵死勸人愁，吹斷東風雨未收。吟到黃河新樂府，一時楊柳盡低頭！』致可賞！又『別有靈音非竹石，微微天梵趁風回。』閒來寫幅長松影，便有高樓謾謾風。湘陰彭曉山贈其詩有『收拾風花正要才』之句，不虛也。

天梵尚有摸魚兒一詞，題河東妝鏡。注云：『鏡有銘曰：「照日菱花出，臨池滿月生，官看巾帽整，妾映點妝成。」』詞稍弱，不錄。余又見君暘火令云：『照眼花成國，傷心佛是家。鬢天悟後月將斜；一陣仙風吹夢落無涯！』心路穿明月，情光鎖嫩霞；東風瞞過斷腸花，獨上遙天，獨自哭年華。獨向金燈影裏深夜禮瑜珈！』心路情光，煞是累句，末數語自驚拔。君亦

有句云：『都將窈窕春前夢，付與玲瓏悟後禪。』殆是謂也。

嘗戲摘女生杜拓青日記中語成一絕云：『更無人草太玄經，問字雲鬢漫拂零。室邇人遐勞悵望，沿塔芳草爲誰青？』蓋重過余講舍見懷也。

癸亥夏聞有爲余乞籤於遊帷觀者。籤中有『因清坐廢』之語。因漫成一絕云：『尚荷關懷禮玉真，遊帷觀裏暫停輪。因清坐廢吾何患，愁說當年賣韻人？』又某年余借住某寺，嘗自乞得一籤，讀之輒然竟日。略易數字載於此云：『蘭舟相趁芰荷深，露冷風清恐不禁。待得陂塘采蓮子，不知苦到幾重心？』此籤今竟無驗。蓋余結習如此，每足迹所屆，輒愛索此語籤詞，藉爲調譽或遊戲之資，非果有乞靈於仙佛也。聞人言西湖月老祠籤頗奇中，（籤詞尤雅）余屢過未往也。

余癸亥望江州曲十六首，乙丑嬉春詞廿七首。語多騷豔，調亦激楚。頗自珍視，惜不生六朝三唐兩宋以前；茫茫千載下，賞音者誰耶？

桃源聶景孺櫻花館詩話，所載盡日本人所作古律體詩。余不知撰者果住有此館否？

抑在日本在桃源署顏何其可愛也。余舊有移種日本櫻花簡武陵所知云：『佳種移栽向海西，麻姑只解詔桑畦。桃源若變櫻花島，古洞仙人亦自迷。』

後世就詩論詩，故詩法益弊。詩之本，不在含毫弄墨間也。

廬江口上，與余同客滬上，病後挈弟婦輩將歸，頗憂中途多匪，余風雨中送之江邊，破涕爲笑，以慰其意。時桂林江訊軒太守，亦避兵在滬，頗器重君。於其行也，獨惓然動懷，故余詩及之。因并乞太守同和。余詩云：『浮萍聚散亦堪哀，風雨江頭暮色催。猶是寄人籬下地，笑談誰識避兵來？』『喪亂頻年疫癘多，餘生君已起沈疴。時危命賤生何益——試聽新豐折臂歌。』『擾擾何堪賦式微？臨歧一老獨沾衣。歸途且莫憂羣盜，猶有流離未得歸。』『桂林莽亂較皖尤甚，不可居也。』『飄零書劍到天涯，多累憐君數口家。我已孤遊甘不返，河源荒渺更浮槎。』江公詩送口口和白君韻并示兒子云：『北風吹水角聲哀，歸客匆匆歲杪催。僅送臨歧兩行淚，多君矜誦有詩來。』（原作有一老獨沾衣句）『流離骨肉本無多，垂老類唐但養痾。客裏頓增肝膽氣，笑看雙劍欲高歌。』爲羣拜紀此風微，古道偏存兩布衣。兩語

蓬頭王霸子，好分遠志換當歸。『吟詩作畫卽生涯，並世成名幾大家。愧我荒蕪更飄泊，散收詞句署浮槎。』太守自署其集曰浮槎館詩。故末句云云。旋復和四首。知老懷深矣！不盡錄。

癸亥奉和吳缶廬贈詩云：『鈍根自愧負韶華，結習難忘漫見誇。從此塵埃渾不着，只宜丈室散天花。』（指公贈書樓額。『揮毫想見興軒騰，諸老風流作壽朋。先生腸胃皆冰雪，詩思何須向灞陵。』原作：『論詩白也見風華，績事吟邊信足誇。何處塵埃還避俗，四禪天外一闌花。』天在抱時存故我，雲無心處得高朋。匡山歸去書還讀，滿地江湖笑杜陵。』先生後屢自謂其詩不如余。質之江太守亦云然。滋可愧已！

昔傳佛墮地而有『獨尊』之語。長老謂余『生而岐嶷，殆有夙因』云云。余自襁負入塾及冠，固皆未嘗作第二人想。嘗有詠柳詩云：『笑我光宣後來士，不須柳汁染藍袍。』卽古人『讀書二十年，胸中不能忘狀元二字』之意義也。狂則狂矣，而入德則難矣，可不懼哉！平生爲詩絕不主一格，亦不規撫一家。既略無師授，頗以此自傷，亦復以此自喜。蓋幸無謬

種流傳致以訛傳訛之害也。至其觀摩之資，則初頗瓣香少陵十年。近始解涵泳風騷。若於太白，則以爲不可學，但可似之耳。今知凡此皆猶未能自廣；爲文各有至處，實不在章句筆墨間也！頡頏千古，惟求乎己，余不謂之妄言也。嗟乎！誰可與語此哉？年來康南海先生吳缶廬叟數以太白見況；此其言信否？余不能知。要未可以爲真知屈生者也。悲夫！古人云：『但得一人知己，可以無憾！』誠不敏，並世既相賞有此，故不妨聊發狂言耳。至我輩語中自錄諸作，則真『恐此金石，非中宮商』者矣！擱筆省覽，慚恨滿面；直可土苴視之，不足存也。

江公屢索觀余集，有『却步』之歎。過從既久，情好愈敦。至相呼『忘年之友』，『謬許』『傳世之人』。余惟俯首無辭而已。癸亥除夕呈詩有『風塵賴有鬚眉氣，文字真同骨肉情』。『世無知己誰青眼，公肯憐才已白頭』。及『已分飄零同過客，何堪珍重許傳人』之句。先生皆爲之感歎泣下！其次和四律，并錄於此，云：『日昃寧堪鼓缶歌，高才相引入詩魔。自憐身世鳩同拙，莫問門庭雀可羅。漂泊驚心星曆改，窮奇變態物情多。分明聽到南山矸，長夜漫漫奈汝何？』會聞牛耳主文盟，自署何妨太瘦生。躡屣匡廬騰逸興，題襟漢上見風情。羞

將○白○紵○當○筵○舞○，笑○問○黃○河○爲○底○情○？如○此○才○華○仍○磊○落○，憑○誰○持○贈○短○歌○行○（原注：君自署太瘦生。老杜短歌行與君情狀頗相若）『垂老何心別故邱，亂離情事怕推求。感時屢見花濺淚，說法寧聞石點頭？三管荒涼資寇盜，十年輿革問名流。漫云當軸無長策，不惜驅狼與虎謀。』『悲歌獨自見精神，譽我翻忘著作身（原注：君有詩文集，多可傳）即論西江宜嫡派，本來南國有詩人。萍踪乍合渾如故，梓舍能因不失親。慚愧面牆曾督課（原注：謂五兒）相師久已讓當仁。』

余覓得有新意齋詩，筠州彭伯丹侍御之作也。桂林江詛軒太守極賞之。因言詩中獨屢致慕西澗，何竟無一言及可亭相國耶？余獨惜其詩中未及爲其鄉賢二陳表章耳。後數進見，太守輒謂余詩實勝伯丹翁。吁，可愧矣！因題丹翁卷尾并呈太守云：『滿懷詩思伯丹翁，獨慕騎牛西澗蹤！高詠寂寥三十載，瓣香豈敢競稱雄！』著作應須重二陳（明陳邦瞻著宋元紀事本末。陳汝錡著甘露園長短書。並筠州人）。偶然無語及先民，豈能更費閒時筆，眼底中朝第一人。』太守次和云：『清才雅調一詩翁，高視眉山繼絕蹤。若能縱橫馳偉』

論。後生筆底亦沈雄。〔原注侍御詩有蘇髯風格。君於御史爲後輩，其詩尤長於議論。筆亦健甚！〕別開生面去膚陳，一集長留付手民。讀到東堂西澗句，步趨還望後來人。』

甲子上已招請江先生飲於半淞園，出舊作龍華紀遊詩就正。先生次韻云：『漢苑隋隄盡萇烟，尋芳何處話樽前。半江儼拓春申地，三月難忘上巳天。觴詠風流吾輩共，林泉幽興幾人憐？行行合作桃源看，相率題詩不記年。』先生又有拗體疊韻一首，末句云：『垂青獨有風前柳，爲歌金縷憶當年。』意以此見况，翻令余惆悵不勝矣！余原詩有『歸燕落花寒食路，牧牛芳草夕陽天！』二句。先生極賞之。

江先生尙有春草疊韻四首，曾以見示，頗用自愜。因刻意鍼砭時事，故不錄。——時人不足鍼砭也。中有『青袍不分仍如舊，碧玉何曾竟化烟。』及『况兼野火原頭入，合向春風陌上迎。庭院無人餘鳥跡，池塘有夢亂蛙聲。』『采到葑葑原不薄，香分蘭茝竟無多！』之句。

絕俗樓我輩語卷四

余曩有女學篇應徵壽楊母邱氏，粵人也。聞其在故鄉獨力捐貲興女學，祇此已足稱矣。爰作是篇。其辭云：『周官重婦學，女子敦四行。九嬪掌其事，內職存儀型。國風首后妃，教澤重葩經。下逮宋韋母，絳帳傳諸生。量生所受書，伏女堪師承。班姑迨衰老，女誠尤丁寧。邈邈歷千禩，古詣已無徵。所幸閨閣姿，藻饋猶可稱。降及輓近世，女權爭勾萌。第念風教微，惕然使心驚！無膏焉揚輝？無根焉敷榮？晒彼荏弱質，皇皇譚政爭。一旦叩所學，惟見雙顏頰！以斯慕元化，無異徒虛名。况復生事微，食力難措撐。井臼匪親操，鍼黹非所營。坐食仰他人，粥粥百無能！何以強種姓，家國亦已傾！時彥侈新論，設學期栽成。拮据難爲炊，竭蹶誰哀矜？間有巾幗賢，啣石輸精誠！「女子惟自掇，他人安可憑？」而彼門楣深，寧可珠翠盈。泰然稱富媪，兒女紛門庭。自謂長無禍，安知心已盲？昨聞粵邱母，劬勞振家聲。教子自晝荻，一經金滿

蠶紡績有餘貲，詢謀女學興。匪慕里閨譽，實動惻隱情！環顧嶺嶠女，盡使造就宏。欲獲權力均，先須知識平。以此惠梓桑，丫髻相扶迎。列坐沾教化，捐貲甘藜羹。以視厭羅綺，庶覺心忤怍！以視積貲財，乃如草芥輕！閨範有如此，女教諒昌明。既以復古訓，亦冀今時英。喜逢花甲周，願母福壽并。方期布德澤，一一施準繩。傳聞西王母，年齒莫與京。更有羣仙娥，巧奏紫鸞笙。願母桃李門，衆女羅軒楹。琅琅獻頌聲，闐風欣齊登。我詩苦蹇澀，微忱獨兢兢。詎用巧悅辭，聊以侑瑤觥。』此詩辭氣頗累重；又以投之僮父，尤莫能喻其作意也。

頃見顧佛影今閨秀詞話，得所載黛痕詩詞數首，皆可賞。眼兒媚云：『小樓初暝朔風寒，香燼玉爐殘。惺忪何意，愁嫌衾重，病怯衣單。分明又是年將暮，歸路計漫漫。宵來清夢，每隨明月，飛度鄉關。』菩薩蠻云：『苔痕繞砌蟲聲咽，紗窗影透娟娟月。驀地暗愁生，秋花瘦一檠。琴書親檢點，半晌停刀剪；將夢雁初還，鴨爐烟篆殘。』曉起偶占云：『風來畫閣簾旌動，雨過中庭草木香。領略碧山好詞境，髻鴉微蹙袷衣黃。』以此爲詩，則流於纖艷矣！

余有再呈缶翁二絕云：『先生八十我三十，我少先生五十春。一事較量差自幸，少看

滄海一番塵！『免俗慚予尙未能，空嗟世亂避何曾？料知高隱陶元亮，應有奇文託武陵。』
讀李白集，僞作不少，可歎。又古今凡涉及白詩，除少陵昌黎外，餘如香山玉溪以至廬
陵劍南，迢迢千百年來，無一非『班門弄斧』者也。嗚呼，豈易言哉？王漁洋論詩絕句，尙可。

（高啓方孝孺李東陽皆無是處。）

少有惡札二首，燕至云：『桃花漸落畫堂開，晴雨無憑祇自猜。恰過花朝纔幾日，寒簾
一笑燕初來！』贈葛云：『越姬生長綺羅鄉，稱體那知細葛涼。從此凝脂無點汗，薰風常近
合歡牀。』曩時不知銷磨幾許才情於此，真大罪過！天地間如此等語者，何啻車載斗量？
豈得謂之詩耶？

余來江南，聞周石君太守及蕭月樓夫人文采風流之事，而羨之後始知其詳。蕭名恒
貞，字月樓，高安人。薊泉方伯妹。山西澤州知府丹徒周天麟石君室。夫婦並工詞，閨中倡和，
人以趙管目之。恒貞所著名月樓琴語。余尤愛其花下徘徊，悄然得句。浣溪沙云：『檢點嬌
紅瘦幾分？悄扶秋夢到闌根。不關秋夢也銷魂！西下夕陽東上月，等閒容易又黃昏！一般

花影判涼溫。『聽秋閣坐雨賞荷，新涼可喜。闌干萬里心云：『藕花都向晚涼開，小扇單衫香滿懷。——水閣闌干凭幾回？聽秋來！萬葉跳珠雨過纔。』夏晚與石君湖上納涼，填此索和水調歌頭云：『我愛勺湖住，三伏暑全忘！誰家鬧紅雙漿？來經樂無央！暢好雨餘天氣，記取薄羅衫子，兜住水雲涼。一事與君說：花欲傲詩狂。指城西，幾株柳，挂斜陽；有時鬢絲風過，吹上藕花香。千古高山流水，倘肯一彈再鼓；儂爲解琴裝。如此好風月，那用一錢償！』書所見，生查子云：『殘荷紅漸稀，香老詞人筆；小立釣絲風，悄倚鬢漁笛！雨乍收，涼眷夕，秋夢無痕迹；算是水螢飛，誤認疎星碧。』夫人家學得之父兄之教，加以伉儷唱隨之樂，宜其才藻瞻麗如此。惜爲時會所限，稍耽清豔，秀而不適；致不能力追易安諸人之瑰璋也。余嘗獲過其兄薊泉方伯之墓，有詩云：『前代文章重，羣才簡冊褒！遺容如可覩，士論至今高。釘座風神峻，揮金意氣豪。英年先器識，邊徼著賢勞。大志成何事，爲儒愧我曹！獨來憑弔地，寂寞對蓬蒿。』方伯名浚蘭，薊泉其號也。爲人慷慨有大志，美風儀，性揮霍。獲第甚早，甫冠卽督學湘黔，歷官滇蜀二藩。僅中壽而卒。時論惜之。

月樓夫人同邑閨秀，清代間有能詩詞書畫等藝者。邑乘有考，文人不傳，遂致湮沒。有待訪求矣。曩見朱蓮洋航錦江脛記云：下

又陳綠珊女士，□□人。高安褚小齋先生繼室。能詩畫。小齋既完娶歸，沿路唱和，備極伉儷之樂。舟過廬山詠瀑布云：『誰將一匹練，挂在大山頭？——恐是天孫織，人間未敢收。』可想見一斑。其畫尙存，余嘗見之。

余寓漢臯，有襄陽某君以書抵其友，稱余『白魚服先生』。謂余先世魚復城公孫白龍見井之事，且用張衡賦『白龍魚服，見困豫且』之語，惟余名德不立，自視何以克當？

余幼喜詩而苦無師承，後從人假得浣亭詩存一破帙，其詩頗能語語真切，可覽。爰記之。左浣亭，觀瀾，高安淪落詩人也。幼席豐厚，長遭困阨，歿近二十年矣。隨父宦閩，方十一歲，某太守蒞署，命對『千里駒』，隨以『五花馬』應之。太守喜甚，贈以象牙墨鏡，背刻鵲橋故事。雕鏤精緻，後議婚未果。而太守旋去，宦轍分馳，浣亭家亦轉徙無定；此鏡爲人所竊，後聞爲某家購得之。感而賦詩。此何如事，誠難爲懷矣！余愛其過河歸別業，遇雨句云：『鳥逐

雲歸柳，人隨雨到門。』下五字可傳也。今遺詩二卷，共二百二十首。余獨記其七律三首。分水嶺云：『疊巘層巒翠亂堆，三年兩度入關來。石根雲氣蒸成雨，柳杪泉聲響若雷。村女分筐茶市熟，野人登饌筍廚開。此身又作閩南客，離緒紛紛落酒杯。』舟抵洪山橋云：『檢點詩筒并酒瓢，休論鳳泊與鸞飄。一江秋水勞相送，幾點名山若爲招。貧比梁鴻常寄廡，才非司馬敢題橋。今宵百感都拋卻，好向親前慰寂寥。』冬至懷姪仁山云：『葭灰微動歲將闌，貧士生涯苜蓿盤。濁酒不成今日醉，敝袍猶是昔年寒。客中景况何堪問，愁裏音書轉怕看。消盡光陰灰盡志，竹林涕淚幾時乾。』嘗有秋日書懷八首，似有意擬杜秋興之作。秋興本非老杜至處，况仿之者；此則不善擇題矣！故不錄。集中可存之作，以前三詩爲最。惜余不及見先生於一觴一詠間也。

余年十六七時，有句云：『寶刀新試如嬌女，快犬相偎似黠奴。』後讀司空表聖退棲詩，有云：『得劍乍如添健僕，亡書久似憶良朋。』終覺古人勝耳。（其妙在得與添，亡與憶，關照有情。拙句寶字快字亦能與嬌字黠字呼應。然毫無餘韻矣。）今其知凡類此等詩，胥

塵障不足論也

又聞人言：『彭雪生梅，伯丹太史師也。好苦吟。有詩一冊，今存太史孫處。』余曾一觀之。五律如山居寒食云：『兩載山村寄，蕭然愧此生。光陰催客子，時節近清明。薄酒難爲醉，閒花恰有情。忽聽行不得，何處鳥啼聲？』七律句如詠老柳一聯云：『劇憐京兆新眉嫵，莫向秦淮舊板橋。』尙妥。七絕如出都云：『桂華誰唱助清樽，辜負中秋月色新；剩有民間遺俗在，番毛餅供兔兒神。』紀俗寓刺自佳，存稿共三百首，此其最上者。大抵尙不及左浣亭之作。其邑人藍石如太史鈺：『讀有新意齋詩，勝藍多矣！』信然。

塾園叟彭稼齋先生，伯丹太史之冢嗣也。善畫工詩，繼其家學。偃蹇一生。爲人傲兀使酒，嘗因爭民食下獄，幾殆。其風貌巍然也。畫菊吟云：『菊花開時已重九，重九無花憶花久。近日鄰家買菊歸，紅紫黃白無不有。我初聞之善欲狂，竟擬就花一傾倒。未必主人能好客，例如看竹莫交口。分明此計安排好，爲是花時尋菊友。轉念我情深於菊，三徑荒涼閉門守。花耶未耶秋風生，燥着我脾燥我手。興來倚醉寫墨菊，筆底有花樽有酒。』其蘊穆之意如

見。倒字出韻，本詩小弁。

甲子夏贈人自滬偕返章門完娶云：『歸櫂江中，小姑玉立；聽琴海上，水仙瓊然！』其伉儷先有師生同學之雅，相諗於滬上，遂行婚。女士尤擅琴云。

甲子臘尾闕娟女士還浙，其同學泣送之，有詩。成就正於余。李如冰云：『頃刻雲山別路賒，茫茫愁緒亂如麻，歸裝紛本如相寄，倩寫輕舟泛若耶。』張慧娛云：『半載聯牀手足情，論文讀畫到深更；那堪一樣還家夢，雨雪關山獨汝行。』北堂歸侍樂如何，獨客憑誰共切磋？強贈詩新無好句，墨痕不比淚痕多！』

余少酷嗜長吉，至朱墨爛然，不去手。常有自擬於『錦囊嘔心玉樓赴召』之語，以傷母懷。後始痛悔之。近來學長吉者，獨推海寧陳翠娜。其秋宵吟云：『星河歷歷生涼波，嬌雲抱月颺青娥。簾中美人擁秋坐，小夢如烟抱愁墮。粉窗咽香凝空青，相思薰透芙蓉屏。疏桐辭枝趁風舞，幽素花魂夢中語。』余賞其能絕去時趨，力躋古作，其過於乃父兄（蝶仙小蝶）也。斷句如『繡被薰香濃似酒，畫簾吹絮膩如雲。』及『描人瘦影是斜陽。』皆可誦。

癸亥夏□□師母書來，夢余爲僧海陬，一尼相伴。正契余宿旨也。喜成一絕云：『向來人事苦相縈，今日持齋少俗情！底事維摩方丈地，肯容天女散花行？』

某君寄詩有『無數楊花入夢多』之句。七字可賞！

甲子秋暮，驚聞玉屏居士以腹疾剖治死於金陵，卽函屬□君代書聯輓之。聊爲幽嘿長逝者點綴於生人眼前耳。其聯云：『劇憐綠綺才華，隱病慰無言，黃浦倉皇悵分手。長望紫金山色，故鄉誓不返，白門來往好招魂。』署曰『玉屏吟友冥賞，未死友某輓唱。』嗟乎，死生契闊，疇知余心之悲耶？

又某年悼某君云：『討論□學，而至於爭□□□□□□□□，死後還求你原諒！瞻望故鄉，未免心痛□□□□□□□□，歸來太覺我無聊！』中情哽咽，不忍卒讀矣。

同人公輓無錫榮渭陽之太翁聯云：『解紛似魯連玉貌，積著似陶朱扁舟；已矣先生，我輩空存遐想！續志有扶餘虬髯，侍疾有令暉香茗；緬茲世閱，老成忽賦大招。』渭陽昆仲，頗倡教育於南洋新加坡等處也。

甲子冬有人托撰賀孿婚者。（男女兩家皆學生）余擬聯云：『鶴飛比翼，魚游比目，花栽並蒂，蓮探並頭。』又『便教月老妨難認，未必天孫巧更多。』語雖未盡工，要自事奇而有趣，故紀存之。

余遊當塗天保塔，見姑蘇女士戴瑤賓題塔詩。或傳洪楊時殉難者也。詩云：『胥江小住廿三年，憔悴東來劇可憐！鴉髻蓬鬆誰膏沐，鳳釵顛倒泣嬋娟。春風有恨愁難訴，江水無情眼欲穿。拾級登臨空愴切，故鄉何處獨潸然。』詩清妥無足觀，其事殊可憐耳。

融縣江君顛鸞，性狷介。作詩惟以眎余，每有商略，輒怡然稱善。嘗有孤山壁上畫梅醉題一詩，尊公諷軒太守亦許爲超脫，其造詣方日進無已。素愛畫，題畫梅詩尤多，正其性所近也。詩云：『策蹇行孤山，寒梅驚滿目，不見巢居人，暗香繞茅屋，湖風吹花捲雪飛，孤鶴翩翻何時歸？亭前佇立發清嘯，雪花梅花紛滿衣！興來獨酌當此牖，還共先生醉樽酒；醉墨淋漓更寫真，是花是雪君知否？』

甲子初夏有示余徐秋士詩云：『望到陂塘外，人來偏是花，香從衣袂出，相映數枝

斜。『頗輕倩可喜。第二句尤出之天然。』

癸亥初冬余贈薇山研銘云：『琢研不須巧工，但求取材平正；選研不須名山，但求其質美潤；勉矣君子，葆此貞堅之性。』託廬江鄭太乙刻之。

坐雨偶憶西湖諸寺，了了在心目間。獨雲棲一徑，苦思不得彷彿！但憶曾芒屨衝雨往，還江干四十里耳。悵然成一絕句云：『西湖歷歷猶堪憶，山寺芒屨冒雨投。祇爲行踪太飄警，雲棲如在夢中遊！』此詩只是聲調響，餘無取。

乙丑薄游姑胥，有妓紅鴛來侑歌，叩知僕姓白，爲之輾然，乞侍夜。曰：『本性朱。』適案上膽瓶中供紅白梅花，笑撫之曰：『白白朱朱。』語殊雋麗可喜！因許並載入鄧尉度除夕，僕爲撰紅鴛小誌酬之。其辭云：『紅鴛者，其初曾爲尼。稍長，有好事者攜之入蘇臺女塾。後好事者棄之去，遂流爲娼。鴛之識予，在乙丑臘尾。過真娘墓，並轡入靈巖山，訪古吳宮，登琴臺，更尋至西施洞，見郡人顧沅借校書吳素君題名，心羨之；知予雅不喜此，曰：『固不望有是，但必得挂名君文中足矣。』因下瞰太湖，遙指一峯曰：『此儂幼持淨業處也。』既乃長

歎離立問之曰：「焉得復從雲水間乎？」明日元旦，遂同載至玄墓山，觀梅花。其來也，值舊俗獻歲，其家方倚之爲錢樹子，紅鴛心念假母恩，頗悵悵焉。又云：「彼間頗以傾心戀游客爲恥。」相範自成一種趣尙，惟謹。予聞而擬別爲之撰妓妬一篇，茲不贅。昔范希文先憂後樂以天下爲懷；而世乃豔傳其「語盡孤眠滋味」一詞。抑何其旖旎而情致若是耶？公先世諸慕及少時讀書處，卽近在天平石壁間。獨恨予生也晚，且不逮鴟夷陶朱變姓名五湖扁舟；更何敢希蹤希文？聊誌其慨想而已！」

丙寅元日攜妓玄墓觀梅，過韓蘄王墓。旁有中興佐命定國元勳之碑。矗出林表，穹然也。歸途遂倩鴉孃扶余上巖，屬撫讀之。前一日除夕，余旣爲鴉孃撰記，引范文正憶舊詞中語。今更爲說蘄王紅玉事。鴉聞之拂然曰：「這纔是——奈何說及范仲淹寒酸老兵？」予爲笑謝之。鵲年十七，云猶能細憶所入女校狀，及其課業，以至同伴升沈事，蓋離校甫二載耳。唐詩紀事：「李白生於彰明，可爲邑令小吏，得出入臥內。嘗有與令妻調笑之作，後竟以才遭令忌避去。」其詩與事甚陋，不足信也。曹學佺萬縣太白祠堂記，頗雜採其詞，甚矣。

卓識之不易也。潛確居類書：『萬縣西山上石壁，謂之「太白巖」。有「絕塵龕」三字，及唐人詩刻。相傳太白讀書於此。』川志謂『白嘗流寓奉節縣北白雲寺。』余家夔州，稱『白社』，又稱『絕俗樓』。本此。且擬避地匡廬山中，結廬讀書其間。故吳缶翁題贈絕俗樓詩，有『匡山歸去書還讀』之句也。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付印
一九二七年二月出版

改正實價大洋四角
〔實價不折不扣外埠酌加寄費〕

著者 白 采

發行者 開明書店

印刷者 友文印刷所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再版
一九二八年八月三版

發行所 開明書店
上海四馬路望平街

此填曾 表過否	書本閱 目店過		購得 此書	購得 店名	是 否	址住久永	址住在現	字別	名姓
	小 冊	單 張							
								別性	業職

開明書店讀者調查表

本店接得此表隨時有新出版消息
若如閱過本店書目請在欄內填注書
日期數以免報告重複或脫漏之弊

訂裝	面封	刷印	張紙	容	內

批評者

年 月 日

對於

之批評

限 期 表

注意：號碼如有錯誤請在還書時聲明以便更正

借書證號	借書日期	還書日期
650/8	廿五年 貳月 拾日	叁月 二日

Handwritten signature or mark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3 0737B



上海實價新法幣二元